

劉自勤編

當代史料

葉

血

常

德

賀

魏

組



葛象周刊出版社



萬象周刊出版社出版萬象叢書

萬象叢書之一

重慶客

司馬許著

業已出版

(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三五六號)

作者以清新的手法，寫時代向小事件，象內包括若干大時代向小事件，有幽默亦有諷刺，極富漫畫色彩。筆感亦甚美，極富漫畫色彩。有人譽其文為一如吃鮮荔枝，且格可以相見。本社特為築成冊，每數十篇，用佳紙精印，清晰目，超超稿(抄)先生作序，高龍生先生書面，尤為本背生色。

每冊售價六十元

▲外埠另加郵費二元

(萬象叢書之二)

張恨水著 中原豪俠傳

本書內容，描寫江湖俠士，縱橫捭闔為幹骨，其後部與結締則完全探取科學方法，不落前人窠臼。全書主題，在發揚民族意識，鼓吹大忠大義，慷慨激昂。讀之氣壯。

全熟書料 廿紙 萬精言印 (審查證安圖字第一六二六號)

本書預約辦法

1. 預約每冊收國幣一百元，由本社製給預約證，書出後憑證取書，多退少補。
2. 外埠無郵局者，費十元，照郵局收費結算。
3. 預約期由三月初一日起至四月初止，外埠以郵局為憑。
4. 本書於四月中旬出版，先發預約戶。

當 代 史 料

喋 血 常 德

劉 自 勤 編

萬 象 周 刊 社 出 版

106
725
112



3 1763 7797 0

喋血常德

序 幕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萬千中華好男兒，在鄂湘常德一帶，與敵人作二月餘的喋血苦戰，終在七年抗戰史中，寫上又一光榮燦爛的勝利新篇，這是悲壯的史詩，血肉的交織，記載下來這它永遠留傳，為愛好自由的人們歌頌！

常德是湖南西北角的門戶，也就是這一角落裏的第一個商業重鎮。碧綠的沅水，打從它的城根下流過，連貫着洞庭湖，使它經常的有舟楫之便。汽車路蜿蜒曲折的伸向西南和西北的山岳地帶，使它在商業上掌握了那大片土地的呼吸。洞庭湖西岸，那廣大肥沃的平原上。正是稻子的豐富產地，縱橫交錯的湖，更是魚類叢生之處，這「魚米之鄉」生產物的聚散，也是大部份以它為中心的。這樣，便造成了常德的繁榮和重要。

自從遭受了敵人殘酷的大轟炸以後，常德的外壳是受了毀滅性的創傷，因而寥落。雖然經過幾年的滋長還是沒有恢復戰前的繁榮。在敵人的幻想中「攻勢防禦」之外，戰爭的又一作用便是掠奪了。囤積在饑餓綫上的敵軍，對於濱湖地區豐富的糧食，覬覦

喋血常德

706
725
112



3 1763 7797 0

喋血常德

序 幕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萬千中華好男兒，在鄂湘常德一帶，與敵人作一月餘的喋血苦戰，終在七年抗戰史中，寫上又一光榮燦爛的勝利新篇，這是悲壯的史詩，血肉的交織，記載下來這它永遠留傳，為愛好自由的人們歌頌！

常德是湖南西北角的門戶，也就是這一角落裏的第一個商業重鎮。碧綠的沅水，打從它的城根下流過，連貫着洞庭湖，使它經常的有舟楫之便。汽車路蜿蜒曲折的伸向西南和西北的山岳地帶，使它在商業上掌握了那大片土地的呼吸。洞庭湖西岸，那廣大肥沃的平原上。正是稻子的豐富產地，縱橫交錯的湖，更是魚類叢生之處，這一魚米之鄉，生產物的聚散，也是大部份以它為中心的。這樣，便造成了常德的繁榮和重要。

自從遭受了敵人殘酷的大轟炸以後，常德的外壳是受了毀滅性的創傷，因而寥落。雖然經過幾年的滋長還是沒有恢復戰前的繁榮。在敵人的幻想中，攻勢防禦之外，戰爭的又一作用便是掠奪了。因頓在饑餓綫上的敵軍，對於濱湖地區豐富的糧食，覬覦

喋血常德

水街，礮地移枝江西南及新安以北之開山地。七日我一度克南縣，並照預定計劃退由安鄉。八日敵增援西犯，陷枝江，窺宜都。十三日起，敵圖向南竄擾，戰事發展至澧水兩岸。十五日澧縣石門相繼淪陷，十六日，津市臨澧先後陷落。十九日慈利失守，敵犯常德之企圖已開，廿日常德外圍戰序幕揭開，廿二日桃源棄守，廿四日我軍反攻將石門克復，次日慈利亦告克服。廿六日常德保衛戰達最高潮，廿九日克桃源，十二月一日下臨澧。至三日，常德已成一片焦土，我軍由核心轉至外圍。此後戰事即直轉急下我各路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到達常德外圍，與敵展開主力決戰。九日拂曉攻入常德，敵乃開始崩潰，往北逃竄；我大軍於肅清常德外圍之敵後，即展開陸空追擊戰，十三日克石門，臨澧，二十日克新安枝江，二十一日津市澧縣南縣及安鄉悉告克復；澧水兩岸之敵完全肅清。二十四日克松滋，二十五日攻公安抵藕池口。此後，節節勝利，到十二月卅一日，民國卅三年總反攻年的前夕，濱湖已完全恢復會戰前期形勢。

這頁以血與淚回國土的英雄抗戰史蹟，已經博得同盟國家的贊揚。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劉白勳誌)

會戰的經過與意義

何參謀總長談話

何總長應欽於十二月二十日出席中樞紀念週，報告國內外最近軍事，何氏首敘此次湘鄂戰事情形，對於敵我兵力，戰鬥經過，敵我傷亡等等，敘述甚詳，并對參加此次會戰我陸空軍及美空軍之英勇努力，極爲讚揚。何氏於說明在此次會戰中，我軍之進步及優點時，特別指出此次參戰各部隊，均極鞏強不懼新銳兵力如此，即迭經戰鬥損失甚重之部隊，亦能自始至終，保持勉強之戰鬥力及旺盛之企圖心，完成其所有之任務。尤以能在敵後固守重要據點，及向敵隙突進之精神，爲最大之進步。此於我軍傷亡之數字及敵軍傷亡被我重大弱點，足資證明。此外各部隊及各級指揮部間聯絡極爲緊密，情報極爲確實，且因俘獲敵官兵及由僞軍張逆部逃來投誠官兵帶來情報甚多，故對敵之兵力番號等等，瞭如指掌，又此次會戰，因我空軍及美空軍由各方不斷出擊，既使敵空軍不能任意肆虐，並直接予敵軍以重大打擊，亦爲我軍戰力之新發展。凡此均爲我軍愈戰愈強之明證。何氏於敘述戰鬥經過時，述及我第一百五十師師長許國璋，預備第十師師長孫

明璋，警五師師長彭士量，因守重要據點，及滲入敵戰線攻佔據點，與在敵後活動而殉職，對此三位忠勇爲國之師長，及爲國捐軀之各級官兵，備致嘉佩表彰之意。何氏結識略謂：就軍事方面情況言，中外各戰場敵我形勢均已改觀，尤以此次常之捷，至使吾人倍感興奮。緣敵人此次蠢動，目的在企圖佔領我湘西北門戶，掌握我濱湖附近資源，破壞我野戰軍攻勢準備，期獲局部勝利，以安定其兩內及佔領區已動搖之人心，乃不惜抽集幾近十萬之衆，以圖一逞。其來時聲勢之浩大，確爲武漢戰役以來所未有，企圖壓迫我軍於漁洋關以西之地地後，南轉主力，直取常德，但我最高統帥對敵此種詭計，早有明確之判斷，故我所取對策，首在誘敵深入，繼即斷其退路，隨後加以包圍打擊，遂使敵敗退，而有此次之良好結果，此不特是我軍抗戰精神，高度發揚，及抗戰力量增強之鐵證，且將爲中日戰爭勝負之分野。

常 德 之 戰

總軍委會發言人談十二月四日至十日一週戰況稱：本週戰事重心爲常德外圍之決戰。現時沅江南岸之敵已被肅清，常德九日克復，戰事正在城北及城西北二十公里一帶地區進行中。計自本月一日以來，敵除繼續猛攻常德外，復分佈主力於常德西北盤龍橋

漢家鎮之線，及沅江南岸，德山，放羊坪等地區。以阻我西南南面援軍。激戰迄未稍戢。我南路先頭部隊，於上月卅日攻達德山及南岸汽車站，敵復一再反撲，使我攻入南站部隊無法渡江，向城內增援，我常德核心部隊與數倍於我之敵，經八晝夜之血戰，壯烈空前，傷亡慘重，常德亦已成一片焦土，我守軍充分達到重創敵寇之任務後，遂於三日晨向西北城郊與友軍會合，協力攻擊外圍之敵，常德遂於是日陷入敵手。我各路部隊，繼以包圍態勢，與敵在城郊外圍展開主力決戰，我南面大軍陸續加入戰場，經過六日激戰，至八日晚終將頑抗之敵擊破，隨即施行掃蕩，并分路由常德對岸及東面強行渡江，九日拂曉，自東南西三面攻入常德城，九時殘敵突出北門，向東北逃竄，我遂將常德城完全克復。同時，並將河淤、牛鼻灘攻佔，現我追擊部隊，正在常德城東北二十公里一帶地區與敗殘之敵激戰中。西北盤龍橋，潘家鋪，以及臨澧，我敵激戰仍殷，戰果均在擴大中。

此次湘鄂會戰，以時間兵力與地域言，已發展為武漢會戰後之第一次大會戰。若以戰鬥之激烈程度言，則與上海會戰相媲美。綜觀敵寇此次蠢動之目的，不外為下列諸端

(一) 鑒於全面之形勢不利，故在同盟軍大舉反攻之前，企圖牽制並擊破我野戰部

陳

(二) 希在中國戰場獲得局部勝利，以提高士氣，安定民心。

(三) 期能佔領濱湖地區，以補其糧食之不足。

至於敵之作戰計劃，在西犯受阻後，即擬乘虛南下，佔我常德，在沅江取得立足點後，即可進窺長沙，以打通粵漢路，但敵寇一受創於澧水南岸，再受創於沅江之常德，全盤計劃，遂告粉碎。

敵寇使用兵力自六萬而八萬以達十萬以上，經四十日之苦鬥，死傷約四萬餘人。常德現已爲我克復，實爲此次湘鄂會戰之轉捩點，勝負之分，判然若揭，常德之捷，其涵義至爲重大。

(一) 敵寇遭此重創後，不敢再低估我國軍之戰鬥力量。

(二) 敵寇之大部兵力仍須保留在我國戰場，經此鉅量耗損，將使太平洋全般戰局發生重大影響。

要之，此次湘鄂會戰，實爲敵寇崩潰前之掙扎，而常德大捷，可謂爲我總反攻前奏曲。

倭軍八個師團攻常德

孫司令長官談會戰經過

某戰區孫代司令長官連仲、郭參謀長儼兩氏，曾接見記者暢談此次會議經過：（以下爲記者問、孫郭兩氏答）（問）此次敵人進犯，兵力確有多少，其番號爲何。（答）此次敵寇傾其華中戰場兵力，計有第三師團，十三師團，三十四師團，三十九師團，四十二師團，五十八師團，六十八師團，一百十六師團，獨立十七旅團，合計八個師團，一個獨立旅團，二十六個聯隊，五個獨立大隊，共十餘萬人，由駐漢之第一軍司令部官橫山勇親至沙市附近之觀音寺指揮。（問）敵寇此次爲何先行西犯，而不逕向常德？（答）敵欲解除側背威脅，故先進兵西犯，企圖首先擊破我守軍，佔領漁洋關宜都後，再待兵南下，因遭我各部之積極抵抗，存敵後敵前各據點守兵，定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乾然不動，敵以目的未達，乃留置第三十七、第五十八兩師團於仁和坪附近，中途折而南犯，其後我某軍主力，亦渡澧水追躡敵蹤南下，敵留置之兩師團於退却時，被我伏擊，截擊，殲滅過半，（問）敵進犯常德之企圖，我方是否事前明瞭？（答）我完全明瞭，故

還在石門蔭科附近控制有方兵團，爭取外翼，俟敵之主力到達常德附近狹小地區後，卽配合澧水北岸部隊，繞內線作戰爲外線作戰，反包圍敵人，卒使敵人崩潰。(問)石門蔭科一帶，鏖戰甚久，其詳情如何？(答)石門附近激戰三晝夜，雖該城終告陷落，敵所付之代價甚大，至慈利西南城區，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九日止，敵以十三師團全部，三十四師團一部，晝夜猛犯，我某軍與之反復肉搏，敵終不得逞，敵寇此次不能久佔常德，此亦爲其主因之一。

(問)：敵此次攻圍常德，使用兵力多少？(答)：敵此次進犯常德，以一二六師團全部，由桃源料姥湖，以六八師團全部，由牛鼻灘趨德山，另以第四十師團攻澧壽，以行策應，我守常德河汨羅山一帶部隊，自十一月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三日止，共計激戰十六晝夜，斃敵一一六師團和基隆聯隊長以下數十名，擊落敵機一架，可能四架，獲敵輕重機槍四十餘挺，步槍五百餘枝，我五十七師，卒將進犯之敵擊潰。(問)：江北我軍出擊情形如何？(答)：我江北方面各軍，戰事開始時，卽猛襲荊。當沙。連克據點廿餘處，當陽河溶，荊門俱被我軍突入，當陽附近敵三十九師團司令部，其參謀副官全被我殲滅，并有將級指揮官一員，被我擊斃。(問)：此次大捷之原因及敵傷亡數目如何？(答)：綜計此次會戰，敵使用兵力之大，時日之長，實爲歷屆會戰所罕見。

俾戰我最高，領袖指示週詳，敵情與判斷之明確，內綫外綫作戰之活用，各級官兵之忠勇效命，及某戰區友軍之協力，各地人民官吏之協助，尤其中美空軍之每日出動，制空權之獲得，使頑敵爲摧，奏此大捷，敵之屍體，即其慈利西南地區一地遺留者達二千餘具，據我確實查獲有據者，敵之傷亡不下四五萬人。（問）：本年以來敵進犯×戰區之次數，有無統計？（答）：除小戰鬥不計外，計有大戰三次：如二月十五至三月卅一日沿江作戰，五月五日至六月卅日之鄂西會戰，暨本次之常德會戰，前後共達一百六十次，雖敵人動員兵力，及時間空間逐次遞增，但我全部將士戰鬥經驗，愈趨豐富，戰鬥意志，愈益堅強，尤其此次常德會戰後，更深奠牢不可拔之自信心矣。

（問）：敵人此次放毒情形如何？（答）：敵寇不顧國際公法，此次共放毒八十餘次，我中隊官兵不下一千餘人，其毒劑種類，概爲催淚性，噴嚏性，窒息性等毒劑，以飛機散佈，由砲迫擊砲，擲彈筒拋射，毒烟隨風吹放，我於仁和坪所斃之敵，曾獲其甲毒氣命令，并據獲毒氣綫，毒氣彈百餘枚。（問）：此次敵寇用偽軍多少？（答）：此次敵襲會而來之偽軍，雖號稱有四師，但每師均不及千人，半途逃亡者甚衆，僅於交通綫上担任務方勤勞，但有助於我情形者頗多。（問）：敵人原來有無佔常德企圖？（答）：敵動員之速，遠儘之週，犧牲之鉅，始豈不爲驚觀其於旬日之間，晝夜趕築白沙市經公安，澧縣，臨

澄至常德以北卅里之石板灘，可見其欲久佔常德之企圖，但其企圖已被我完全粉碎。（問）敵人所過地區蹂躪情形如何？（答）敵寇此次殘暴情形，較任何一次更為兇狠，被敵殘殺之小孩，壯丁，婦女，以及擄去牛馬，報章已迭有發表，此筆血債，將來我必向其清算，並予嚴重懲懲。

薛長官談常德勝利

在臨近湘北前線的某處，第某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帶着勝利的笑容，接見由重慶去的中外記者和各國武官，二十多個人細心地傾聽戰區參謀長報告保衛常德造常德湘北第四次大捷的經過。

濱湖區域是東方的烏克蘭，是我國的大倉庫，年產三千萬石食米，四萬公担棉花，各種農產和魚產，均異常豐富，敵人爲了確保濱湖，搶奪物資，故極欲佔領常德。常德爲湘西北重要門戶，是川，湘，黔三省交通中心，是長沙外圍與岳陽同等重要的據點，守長沙須先守常德，常德不保，長沙便不可保。

這次敵軍動員了十萬大兵，一共八個師團，配備了多數的飛機，汽艇，和六五口徑的山砲，來進行他的侵奪戰，想從常德來包抄長沙，這便是敵人軍事及經濟上的企圖。

敵人的進攻，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十一月二日集中兵力，從華容，石首，江陵向西南猛犯，二日陷南縣，六日陷安鄉，我抽調湖防某部增援，於十一月九日奪回南縣。

第二階段，十一月十五日，敵人自安鄉經牛鼻灘，德山攻陷漢壽，薛長官命令沅江部隊反攻漢壽之敵，於廿五日奪回漢壽。此爲漢壽之反擊戰。

第三階段，十一月廿五日以後，敵人開始圍攻常德。佔領了常德南面桃源一帶地區，并北自石門起，進攻慈利，官倉，太子廟，臨澧等地，廿五日以前，全部被佔。

常德於十二月三日失守，進城敵人約一萬五千。

這時我方採用了側面攻擊的辦法：某軍由常德東面向西進攻，某部由常德西南向東北壓進；某軍由東南向西北側擊，三面壓力，加在敵人身上。八日晚，經過了三晝夜的血戰，沅江南岸敵人完全肅清，九日上午，同時克服了常德和河汊。

長沙三次大捷，敵人的死傷都比我方重大。我們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犧牲呢？薛長官說：就是爲了要奪回常德，爲了打破敵人佔據長沙，打通粵漢路，溝通大陸交通的迷夢，爲了要保守濱湖倉庫，這筆代價是千值萬值的。

參謀長報告以後，外國記者紛紛向薛長官提出問題。第一個發問的是愛金生，問到

敵我武器的房，接着一個一個的壓下去。

◎薛長官答稱：敵人裝備遠優於我，但我軍寸土必爭，滴血必酒，所以能打敗敵人；敵人此次使用了催淚性和窒息性兩種毒氣，都用在攻城之時可見敵人的攻擊力已大形減低，至於敵人士氣，已大不如昔。過去除非他傷亡殆盡，便不會撤退，這次祇要我軍攻他兩三次，他就敗退下去了。這次敵人的佈置，也不如前三次之周密。

我軍克復常德後，緊追敵人，使其不能脫離我軍的追擊。攻勢正進行，捷報頻傳，這是開羅會議後第一個大捷音，希望盟國有更大的空軍調至中國戰場，使陸上部隊發揮更高度的戰鬥力，早日將敵人從海陸空三方面趕回東京！（節錄新民報）

王耀武將軍的談片

堅守常德的五十七師，是王將軍的部屬，所以王將軍的談話，格外有意義！

桃源，在陶淵明的筆下是落英繽紛的世外勝地；我寫的却是一道火綫，曾經在烽煙中受過洗禮，現在幾成一片瓦礫場。

據說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是在桃源四十里處，不過，到桃源時，不自主的使人聯想到着這個烏托邦。「與世無爭」？炮火無情了。

我們到桃源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晨，敵機在我們所住的桃源女中附近投擲了幾枚炸彈，我們毫無損失，更不因這份聖誕禮而害怕起來。敵人越炸，我們對於這個地方就越覺得該多逗留幾天。那天晚上，王耀武將軍給大家安排了一個聖誕前夜茶會。

「輝煌劇團」演出了兩齣戲，我們都喂飽了茶點。軍樂隊奏起雄壯的進行曲，朱漁父烈士紀念堂中充滿了熱烈而歡悅的情緒。這歡悅，是將士們的輝煌戰績所換得。

當時記者叩訪王將軍，承他談了一些他這次參加常德會戰的經過與觀感，他原籍山東泰安，今年三十九歲。濃眉，深沉的兩眼，唇角露着堅毅的神情。「北人南相」，據相家說是「主貴」；但是，更確當一語，該是主勇。

談起這次敵軍失敗的主因，他說：「第一、敵軍因為傷亡太重，其連絡綫綿亘三百餘里，道路破壞，運輸困難，到處受我截擊，彈藥告罄。第二、我們在敵俘身上搜到敵方文件，上面會稱我軍戰力強盛，由此可見他們對我的估計很高，因而把主力配備在這一方面，乃被我們誘進，予以消耗。到決戰時期，其戰力薄弱而可憐。第三、敵官兵流竄轉戰，為時已久，我軍堅守，屢戰不逞，其精力疲憊引起了厭戰心理，因而紀律廢弛，恣淫擄掠。我民衆過於激憤，時常遭我意外襲擊。第四、值得提出的，是盟國空軍參加作戰，與我陸軍配合，使敵軍作戰困難，不但物質上損失鉅大，精神上尤受威脅。

。]

談到這裏，舞台上正演出「投軍別竈」，王將軍微笑着看了一下戲，繼續回答記者的叩問：「我們致勝的主因嗎？」

「是的」。

「也分四點說吧：第一，賴最高統帥的德威，及我們兩戰區的協同一致。第二，我官兵堅苦耐勞，有些部隊在十五天內行進一千多里，毫無倦意，士氣極為旺盛。第三，我軍民合作，以共同的信念，作最誠摯的協助，增加作戰上種種便利。第四，部署適切，行動迅速，能按照原定計劃，消滅敵人，適時合圍」。

在資料方面，王將軍告訴記者：根據俘虜及敵民供與友軍獲俘逃回官兵等的口供及文件等整理統計，某軍擊傷敵軍共計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九人；擊斃敵軍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八人；傷斃共計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七人。擊斃的敵軍中較重要者有敵大五聯隊中隊長管澤爾武。小隊長杉山次郎，一一六聯隊大隊長山田正勇等等。至於俘獲的敵軍，大半都在常德城郊，燕子橋，汪家棚，黃石市，漆家河，鄭家坪和河汛等地。

說到這裏，舞台上換上了另一齣「蕭何月下追韓信」。

王將軍喝了一口茶，聽了兩三句戲，又爲記者說這次會戰所發生的影響：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他態度沉着而謙虛：「我覺得，在軍事方面，這次會戰是我盟國整個戰場中的一環，牽制敵軍十萬餘，使其它戰場敵兵力減少，也使我全國軍人勝利信心更見加強。在政治方面，敵軍之失敗，可使其國民厭戰心理增加，惹起政治上的不安，促使敵軍早日崩潰。經濟方面，我會戰勝利，全民騰歡，後方秩序安甯，物價穩定。對國外來說，這次勝利愈使盟方陣綫鞏固，增加勝利信念，對戰事推進黨益加順利，加速軸心陣綫的崩潰」。

王將軍頰上閃着勝利的光彩！

將是午夜了，這一九四三年的聖誕前夜，就使我在興奮中過去。

舞台上戲也結束了；記者同王將軍握手，感謝他的談話，感謝他的隆重招待，感謝他所給予我們的勝利。

空軍戰功

中美大隊

此次湘鄂會戰，中外人士莫不十分重視。我軍委會發言人曾稱：此次會戰之激烈，與規模之大，爲上海大會戰與武漢大會戰所僅能比擬。此次勝利主因，蓋因我領袖偉威感召，將士奮勇用命，所謂寸土寸血肉，誓使鄂河山之精神，作成非敵人砲火毒氣所可攻毀之堡壘，而其中更有不容輕估之力量，即我國空軍，美十四航空隊及中美混合大隊之空中兒，晝夜不輟，出動前方配敵，空陸密切配合，使我地上部隊，能並藉此坐待轟炸無可奈何之惡運，還擊敵人，亦爲此次獲致最有意義的勝利之重要原因。

茲將美空軍及中美混合大隊戰士先後出擊情形，根據美空軍方面所特別供給之材料，按日記述如下：

十一月三日「密轍爾」式中引擎炸機，轟炸敵六三處供應基地藕池口，華容，石首
十日「鸞鷹」式(P-51)機掃蕩湖堤，岳陽，炸毀敵汽船多艘，另一批沿華容至沙

市一線，掃蕩敵交通工具。敵小汽船十五艘，駁船一艘被毀。

十一日「戰鷹」式機掃射岳陽敵無線電台，砲位，兵營及敵司令部。另一批巡邏澧縣，津市上空，擊毀敵浮橋一座，其用以架搭浮橋之木船多艘，亦被我擊毀。

十二日「密轍爾」式中程轟炸機轟炸岳陽敵倉庫，鐵路及高射砲位。同日下午再炸岳陽，將五層樓之建築物一座夷爲平地。同日又轟炸西齋（澧縣北），「戰鷹」式機隨飛西齋至洋溪之線掃射。

十三日「戰鷹」式機掃射岳陽附近滿載供應器之小木船二十艘，機上飛行員目擊敵軍紛紛洩水狼狽逃生。敵小汽船兩艘，亦受重傷。

十六日石門附近敵騎兵，企圖偷渡澧水，我機即低飛掃射。斃敵一百三十名，馬五十四匹。另一批毀敵在澧縣附近滿載供應品之小木船三十至五十艘。（此等小木船，在濱湖區爲主要交通工具。）

十八日對石門附近敵部隊掃射，予以損傷。

二十日「戰鷹」式驅逐機掃射澧縣、津市兩地敵據點，因我火力甚猛，敵全無抵抗。同日「密轍爾」式機轟炸澧縣附近敵據點，斃敵騎兵百名，馬十四匹。「戰鷹」式機又飛石門。又「密轍爾」式機轟炸慈利敵。

二十一日「戰鷹」式機飛襲洞庭湖，在湖西北毀敵蒲載供應之小木船五十艘，敵滿載軍火之大帆船一艘，亦中彈爆炸。又對每艘載滿二十人之小木船五十至七十艘，更番掃射。同日我機掃射在陝市河汊企圖偷渡沅江之敵。

廿二日「戰鷹」式機先後對濱湖敵小木船二十艘掃射四次。敵初誤爲己方飛機及知爲我機已逃避不及，其一部逃入湖濱屋宇內。

廿三日「密轍爾」式機轟炸岳陽鐵路，油庫。敵軍械庫一所亦中彈發生猛烈爆炸。

廿四日「密轍爾」式「戰鷹」式機聯合襲擊岳陽，敵鐵修車廠被擊中。我機隊飛離三十哩後，猶見岳陽方面之橙黃色火焰，飛升不已。「戰鷹」式於歸途中掃蕩漢壽，傷斃敵百五十人。同日「密轍爾」式機轟炸漢壽，「戰鷹」機擊毀敵小木船三十至四十艘，斃敵步兵一百人。

二十五日「戰鷹」式機對漢壽，常德區展開攻勢巡邏，沅江敵船十二艘，又在陝市掃射敵軍。(同日中我機隊猛烈轟炸台灣)

二十六日「戰鷹」式機對常德以北之敵作攻勢巡邏。同日「密轍爾」式機轟炸江陵敵空軍根據地。歸途在湖濱毀敵蒲載米糧之敵船一艘。

十二月一日我偵察常德，發現全城大火，並掃射常德附近敵方船艇。

二日「戰鷹」式機羣對常德之敵，投下大批炸彈，斃敵甚衆。

三日敵機擬反撲我空軍基地，我予以截擊，當毀敵機一架，擊傷一架，可能擊毀者兩架。

四日「密轍爾」式機羣，大舉轟炸常德，「戰鷹」式機低飛，將軍火糧食投與固守德山之我軍，並掃射德山之敵軍。

同日「戰鷹」式機羣常德方面濱湖區巡邏，擊毀敵船四五艘。又「戰鷹」式機俯衝轟炸常德，與敵「零」式機六架發生激戰，敵機三架，可能被我擊落。又「戰鷹」式機再反以沉彈投與德山我軍，並掃射濱湖區。又「密轍爾」式機復轟炸常德之敵，同日我機在常德上空與敵機發生激戰，敵機可能被我擊毀者二架，受傷者二架。

五日我機在南縣附近發現敵結集木船二百艘，遂猛烈掃射，彈盡發始返防。又分批擊日在常德上空作攻勢巡邏。又在安鄉附近毀滿載供應品之木船六艘。同日「戰鷹」式機掃蕩由湖神至德山一線，遭遇敵「零」式機十架，當被我擊毀一架，可能擊毀一架，擊傷一架，另一批在敵「零」式機羣嚴密監視下，向德山我軍投下供應品。

六日「密轍爾」式機兩度轟炸常德，「戰鷹」式機與敵機交鋒，擊毀敵機一架，可能擊毀及擊傷各兩架。

二日「戰鷹」式機羣對常德之敵，投下大批炸彈，斃敵甚衆。

三日敵機擬反撲我空軍基地，我予以截擊，斃敵敵機一架，擊傷一架，可能擊毀者兩架。

四日「密轍爾」式機羣，大舉轟炸常德，「戰鷹」式機低飛，將軍火糧食投與固守德山之我軍，並掃射德山之敵軍。

同日「戰鷹」式機羣常德方面濱湖區巡邏，擊毀敵船四五艘。又「戰鷹」式機俯衝轟炸常德，與敵「零」式機六架發生激戰，敵機三架，可能被我擊落。又「戰鷹」式機再反以沉彈投與德山我軍，並掃射濱湖區。又「密轍爾」式機復轟炸常德之敵，同日我機在常德上空與敵機發生激戰，敵機可能被我擊毀者二架，受傷者二架。

五日我機在南縣附近發現敵結集木船二百艘，遂猛烈掃射，彈盡發始返防。又分批擊日在常德上空作攻勢巡邏。又在安鄉附近毀滿載供應品之木船六艘。同日「戰鷹」式機掃蕩由湖神至德山一線，遭遇敵「零」式機十架，當被我擊毀一架，可能擊毀一架，擊傷一架，另一批在敵「零」式機羣嚴密監視下，向德山我軍投下供應品。

六日「密轍爾」式機兩度轟炸常德，「戰鷹」式機與敵機交鋒，擊毀敵機一架，可能擊毀及擊傷各兩架。

十三日「戰鷹」式機掃蕩濱湖殘敵據點。「塞翰爾」式機擊復轟炸公安豐縣，敵據點中彈，火焰冲天。

十四日轟炸機擊猛襲武昌敵機場，火藥庫中彈，發生猛烈爆炸。晝間我機轟炸沙市之敵。

十五日「戰鷹」式機掃射岳陽以北白螺磯敵機場，擊毀地上敵轟炸機三架，另擊傷戰鬥機一架，並掃射藕池口及石首之敵。

常德戰記

常德籠城戰

以一師兵力，守備一城，受裝備優勢的十萬敵軍十六晝夜連續攻擊，在中國戰史上還找不出先例，這是常德之戰最可寶貴的成功。

常德之戰發生於十二月十八日，經過十六晝夜的長時間，其中敵人停止攻擊的時間，僅有二小時半，它曾六次換用兵力，先後達十萬人，砲擊，轟炸，火攻，毒氣，種種戰法都使用盡了，但是守軍還是不投降，要在每一寸土地上，流下了光輝鮮血，要敵人留下無比的代價。

常德守軍每一個士兵甚至每一個伙夫，都知道他們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要殺退來犯的敵人，要把所有的敵人殺盡存常德城邊。二十五日以前，是東北西三面被攻，二十五日以後是四面被圍，軍是孤軍，城是孤城，接濟斷了，援軍絕了，要奮鬥，要生存，要保衛祖宗留下來的土地。

必勝的信念，加強了每一個弟兄們殺敵的勇氣。營長張廷林帶着全營的弟兄們，苦

守住大西門外長生橋的陣地。那是進城必經的道路。二十六日拂曉，二千多敵兵衝上來。張營長帶着弟兄們迎頭痛擊，機關槍手榴彈如雨一般向敵人飛去，一排排的敵人倒在地下。敵隊面敵以向後跑，敵軍官帶着殘兵敗卒又衝上來。這樣子打了六次。在第六次上，張營長帶着弟兄們跳出戰壕，擊着槍和敵人肉搏，二千多個敵人被打到正午，只剩四百多逃回去。

小西門外的戰鬥也一樣緊張，鄧鴻均營長率蘇法三連長守住了拐上，和敵人九次肉搏。消滅敵人五百多，鄧營長的刺刀成了弓，敵兵還在衝，弟兄都陣亡了，鄧蘇兩位也隨着殉國。

人數一天天的在減少，馬夫仗天甚至司書，也拿着槍加入戰鬥。連守小西門，全連都陣亡了。只有伙夫林三目還活着，他把陣地上的手榴彈搜集攏來，帶了一枝槍守着陣地。一個敵隊長帶着二百多人衝上來，林三目不慌不忙，一槍把那個隊長打死。接着八個手榴彈向鬼子送去，一陣爆炸，百多個敵人倒在地下不動。其餘都跑了。我們增援部隊正開到，小西門的陣地又鞏固了。王義田連長帶一連人守小西門與北門之間的黃經台，被敵八攻了二十次，士兵都死完了，只剩連長一個，他沒有砲彈的砲兵帶了十一位，找了好個輪船兵，齊帶到陣地，從二十九日到十二月一日，又守了三天，可是

又親下五連長和士兵龍榮漢兩人，十七個敵兵衝上來。龍榮漢開槍打死兩個。五連長亦打死一個。又將轉刀斃死一個。其餘向後跑。玉龍二人跳出戰壕，活捉兩個。敵人不敢來了。只好好毋敢攻。燃燒彈把堡壘的石頭都燒起來，直到第二十七次攻擊，才把黃經台毀去。

敵人死傷了許多人，到了七八天，常德城還是可望而不可即。於是用毒氣來攻。用飛機投燒夷彈，用大砲射毒氣彈，放火燒民屋。一層一層的向城裏燒。撥建鎮和夾心齊燒掉，可是毒氣彈毀不了我忠勇官兵的戰鬥精神，燒毒彈燒不掉士兵們殺敵的勇氣。滿城都是火，砲彈如雨下，士兵一面救火，一面還是在射擊，敵人仍然不能前進一步。

三十日下午，陳少祥帶長帶一排人在下南門與東門之間作戰。衝到河街的敵人，想由梯子從那裏爬城。十六條梯子靠着城牆。敵兵一個個往上走。陳少祥帶着弟兄等候着，等到敵兵快爬完梯子，就將梯子向外推，一個個敵兵跌死在城根。太多了，推不完，又用手榴彈炸；但是弟兄們也死傷太多，手榴彈也完了。陳少祥只好用石塊打。敵大隊城，陳少祥用石塊又打死敵兵十二名，彼亦最後陣亡於城上。

伏法雜兵也打光了。政工人員亦持槍作戰，官長亦隨第一線當士兵。副團長步兵中

校孟明武在南門指揮作戰，士兵都犧牲盡了，敵人還在猛攻，他跳出戰壕，拿着槍，把衝到壕邊的敵兵一連打死十幾個，還得到兩挺輕機關槍，但是敵人砲火太密集，最後他也重傷。

所有非戰鬥部隊都參加作戰，連看護兵和衛生隊都拿起槍來幹，敵人每日每處至少進攻三四十次，全城被圍，每一角落都在戰鬥。受傷的官兵，無從救護運送，只好忍着痛躺在地上，拿手榴彈向敵人拋，受傷三四次，還在作戰的到處皆是，官長命令退後休息，全不肯，戰鬥意志，特別堅強，從容赴義，視死如歸，其忠義真足以驚天地，動鬼神。

敵人攻勢愈來愈猛，二十九日又增加新主力來攻，城內巷戰慘烈進行，守軍有一房估一房，有一堡估一堡，和敵人死拚，所有的堡壘一再修理，都被擊壞，最後連修繕陣地的時間都得不到，包圍圈越縮越小，最後我軍只能確守下南門到大西門的一段，全城房屋已被夷爲平地，掩蔽的地方都找不到。

最令人頭痛的是子彈也打盡了，空軍雖然來接濟過，但是數量有限，士兵身上最多只剩十餘粒，最少的亦只有兩顆了，彈盡了，援絕了，苦戰十六晝夜，一六九團只剩三個戰鬥兵，一七〇團一個都沒剩，團長柴意新陣亡，團長孫進賢副團長孟明武受傷，

連排長陣亡幾十位，乃轉移攻勢。

十二月十一日，守軍未死的人們，又協助友軍攻克常德。敵人在攻城戰中傷亡二萬八千餘人。（節錄大公報）

常德戰績永在

常德爭奪戰是一頁中華男兒血肉編寫的史詩。記者是中外記者武官觀戰團的一員，爲了瞻仰這頁史詩的餘輝，追蹤英勇將士們的步跡，特由戰時的心臟趕至湘北前線觀戰，由後方到前線，現在又由前線轉回後方。我們會訪問過在敵人暴行下逃生的義民；也會以赤誠的心向將士們致獻我們的敬意；也會踏着滿地的瓦礫焦木，登上常城頭殘破的危樓；我們脚下所踏過的那一片破瓦，一段焦木，都會是五十七師官兵血戰的代價。我們看得見那瓦片焦木上所有的戰鬥的經歷。我們的情感不是追念，而是崇高的敬仰；對常德城中每一片破瓦，每一段焦木的敬仰，——更會留心那常城牆梁上的每一點血跡，彈痕，刀創，行旅的風塵疲倦了我們的身體，但沒有能消褪我們內心的興奮和光熱；希望我們傳光，傳熱，把常德的光熱傳給四方。

常德城內，你再也看不見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礫，焦木，殘垣，斷壁交

連排長陣亡幾十位，乃轉移攻勢。

十二月十一日，守軍未死的人們，又協助友軍攻克常德。敵人在攻城戰中傷亡二萬八千餘人。（節錄大公報）

常德戰績永在

常德爭奪戰是一頁中華男兒血肉編寫的史詩。記者是中外記者武官觀戰團的一員，爲了瞻仰這頁史詩的餘輝，追蹤英勇將士們的步跡，特由戰時的心臟趕至湘北前線觀戰，由後方到前線，現在又由前線轉回後方。我們會訪問過在敵人暴行下逃生的義民；也會以赤誠的心向將士們致獻我們的敬意；也會踏着滿地的瓦礫焦木，登上常城頭殘破的危樓；我們脚下所踏過的那一片破瓦，一段焦木，都會是五十七師官兵血戰的代價。我們看得見那瓦片焦木上所有的戰鬥的經歷。我們的情感不是追念，而是崇高的敬仰；對常德城中每一片破瓦，每一段焦木的敬仰，——更會留心那常城牆梁上的每一點血跡，彈痕，刀創，行旅的風塵疲倦了我們的身體，但沒有能消褪我們內心的興奮和光熱；希望我們傳光，傳熱，把常德的光熱傳給四方。

常德城內，你再也看不見一座完善的房屋了，剩下的是瓦礫，焦木，殘垣，斷壁交

沒向懸際衝奔。梭標是外國記者沒見過的武器，孫團長給他們仔細講解，自然是太奇怪了；然而，這原始而簡陋的武器也能鎮壓得住敵人的狂鋒，可惜我們傷亡太重了。後來，草人也搬上城頭作鬥士。每一個士兵都照顧四個以上的假戰士，像救火的消防隊忙得東跑西奔。許多從未上過火線的政工人員，剃頭兵和勤務兵使用石頭梭標的本領却高人一等呢！掛了彩的戰士沒有誰願意被抬到野戰醫院去陪伴病床。還緊緊的抱着武器依偎在戰壕裏。事實上衛生救護人員都變成了戰鬥兵。十二月二十九日敵人的砲火集中轟擊水星樓，命中了十幾砲，水星樓倒了，守禦的官兵還在繼續作戰。在最後一刻，遠處聽見由水星樓裏送出宏壯的歌聲和「中華民國萬歲」的呼聲。聽的人哭了；唱的人從容戰死。現在，還有十幾具官長的遺體壓在水星樓歪倒的身體下面。他們英勇的事蹟將與水星樓一同永留人心！敵人終於佔領了水星樓。在樓下附近抗戰的戰士，塵掌擦拳，誓為死難水星樓的戰友復仇。他們用竹竿挑了手榴彈投擲到他們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處，敵人如水星樓的大鐘一樣被炸得粉碎，血肉片片紛飛。

中央銀行是指揮部，當築城內唯一鋼筋水泥的建築物。兩道圍牆裏住一所樓房，房頂上又加了鋼板和竹條組織的簾頁。樓下是寬僅容二人，長達五米的地下室。這便是指揮常德守禦戰的神經中樞，靠着幾根砲火轟不斷的電綫和各指揮所聯絡。我會探身進去

看了一下，這地下指導所，沒有一絲光線，像一個「S」字形的黑暗甬道。由小西門衝進城門的敵人，於二十九日開始向中央銀行進襲，至一日下午四面用火燒逼，但守禦的戰士屹立不動。晚間又反撲了七八次，守的和攻的就隔在第一道圍牆的內外接觸了。十時許，敵砲擊中了房頂。這痕跡還留在那裏，房頂倒下了半面，圍牆四壁是砲彈洞。奉命反攻的張連長受傷了，說了句「受傷沒關係，還能支持」，爬起來手一揮，率領着弟兄們又向前衝殺、到了二日晚間，剩餘的士兵已沒有能使用機關槍的了，營長便充作機關槍手。至三日晨守軍只有三顆手榴彈，四支槍，兩支輕機關槍了。

常德沒有一片瓦，一塊石，一根焦木，不是五十七師官兵的熱血所浸潤過的。你隨便站在任何壕溝或彈坑邊，那裏都會有過一場壯烈的搏戰。常德的守禦是驚天動地的事業，是中華男兒血肉寫成的史詩，是民族戰爭光輝的標範。（節錄大公報）

外國的爭奪

在這次湘北戰役中忠勇殺敵的將士，有許多人都是從八一三上海戰役就開始拚命鏖戰，是身經百戰的健兒。他們都認為這次常德會戰是上海戰役和台兒莊戰役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戰。兩方面都動員了很大的兵力，以大兵團對抗大兵團。而且，兩方面都是

打硬仗，是硬碰硬的戰鬥。常德城垣的爭奪固然是硬中硬的輝煌的例證，就是常德外圍的爭奪戰中，也很有幾場絕不平凡的戰鬥。

在戰役的初期，敵人佯作循上次鄂西會戰路線進犯的模樣。其企圖是在阻止我西面大軍的增援，所以一枝敵軍打向宜都，其主力便自澧縣，石門北下，向常德猛撲。初期的戰鬥，是以煖水街，張家廠，王家廠一帶為最激烈。這幾個據點的守軍並不很雄厚，但是進犯的敵軍都是甲種裝備的第三師團和第十三師團的主力，而且還以飛機俯衝投彈開路。據守在張家口的一連和誥賜山的一營，就在敵人的四面包圍中死戰，戰至最後一個人。雖然全連全營壯烈犧牲，但他們輝煌的事業却使後續的部隊受惠不少。煖水街的一團守兵的戰鬥，便是一頁血寫的史詩。敵人包圍了煖水街之後，守軍幾次反攻衝殺，與敵白刃接戰，使敵人受了意外的重創。最後敵人靠飛機大砲聯合開路。才取重這個據點。我全團守軍在從容戰鬥中成仁了。

第二期的戰鬥，是在石門，慈利，盤龍橋，漆家河這一線上最為激烈。這一線的作戰部隊是由王耀武將軍指揮，與企圖進窺常德之敵軍纏戰不休，尤其在常德西面的盤龍橋，漆家河一線牽制着敵人不得前進。一直至我全線攻勢展開後，這一線的作戰部隊還保持着堅強攻勢力量，予常德城垣內外的敵人以很大的威脅。敵人在這一帶作戰出了很

大帥方，但是碰上了硬對手，於是在飛機大砲之外又加上毒氣。在戰術的運用上，迂迴，鑽襲，側翼攻擊一古腦都搬了出來，弄到最後，敵軍第十三師團長亦隨理親自出馬，到漆家河指揮作戰。但我軍始終屹立不動，就是在敵人鑽襲部隊的侵擾之下，我軍指揮作戰的三個司令部也未紊亂分毫。敵人的作戰步調，至是遂告凌亂。

戰鬥轉入第三期，也就是我軍轉為攻勢，從沅江南岸及澧水南下的大軍，向敵軍兩面壓擊。攻勢是從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始的，一直繼續到十二月九日常德克復。以後就是追擊敗退的敵軍。攻勢開始的時候，正面援救常德的第一期增援部隊，由李鈺堂將軍率領，在沅江南岸與敵接觸，側翼與敵始終纏戰的王耀武將軍的部隊便由龍潭河向漆家河攻擊；另一支大軍則向桃源挺進，以截斷迂迴向常德的敵軍的這一隻手臂。在側背鄂西蹇蹙部隊出敵不意，由九溪攻克慈利。以常德為中心的敵軍，便在我各路攻擊下腹背挨打。

攻擊沅江南岸敵軍的增援部隊，都是急行軍趕到前線，每天所趕的路程要在普通行軍的兩倍以上。在到達前線的晚上，士兵們的要求是一句話：「我們只要睡一個好覺，明天就能拚命幹。」攻擊就在二十六日晨開始，二十八日就包圍了薛家舖（距德山七十里）。這時，攻擊部隊接到了長官的命令，要在當日攻克德山。我軍遂兩路推進，一路

由薛家舖通過石門橋攻德山；一路由興隆街向太平橋攻趙家橋，於是沅水南岸敵後退必經之路，以切斷敵軍退路。

從薛家舖進攻的一路，留一部分兵力牽制住被包圍在薛家舖的殘餘敵人，主力便向石門橋前進，對石門橋出迎的敵人一個衝鋒，便將它衝散，德山遂一鼓而下。這種鏖戰戰術原是敵人的法寶，我們用來回敬他，竟一用就奏效。李鈺堂將軍對記者說：「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敵人的戰鬥力實在太差，我們進攻的部隊竟一日能通過他的三個重要據點。然後，我們的後續部隊再分別解決薛家舖，石門橋的殘敵。前進的部隊於攻克德山之後，便分一校兵沿沅水南岸向常德河站挺進，以解救被圍於常德的五十七師。」記者後來遇見堅守常德南城的五十七師的孫進賢團長說：「十一月二十九日，敵人於張慌中在城內抽調了一部分兵力，以汽艇運送分別增援德山和南站。我在城頭親眼看見那些鬼子汽艇在江中疾駛。我們知道是增援的友軍到了！」德山的敵軍賄賂與未除便被擊潰，我攻擊部隊遂函獲了贖具。在南站的曾有一場激戰，兩方反復衝殺數次。最後，兩方都因損失過重而退出了這個戰場。

由興隆街向太平橋，趙家橋攻擊的一路，不顧敵人頑強的抵抗勇猛前進，孫明瑾師長就是在率隊衝鋒時陣亡的。趙家橋守橋的敵軍憑藉地形的優勢抵抗。我軍真是前仆後

繼。孫明瑾師長陣亡後，副師長葛先才繼續領隊衝鋒，腿部和腹部都中了彈。參謀長何竹本繼副師長受傷後陣亡。這真是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讓我們向這一役犧牲的官兵誠摯的致敬吧！他們的勇敢將永標青史！

第二期的增援部隊接續了這勇猛的攻勢。十二月六日攻勢開始，八日便肅清了沅江南岸的敵人，九日晨九時進入常德向東門。主持這次攻勢的是歐震將軍，他對記者說：「敵人自南岸撤退後，將兩岸渡河的工具一齊炸毀，想在北岸安枕幾天。絕沒想到我軍竟一鼓作氣直搗心窩。」沅江江面寬達三公里，而且水深流急，我軍臨時繫綁了一些木排，便衝了過去。在記著於德山渡江時，還看見那些木排齊貼地排列在江邊。

兵貴神速。德山的敵軍丟下了早餐便一溜烟跑了。倪之楷營長率領的先頭部隊便進入了常德東門。東正街的敵軍埋伏在房頂上抵抗，便衣隊便四處放火。同時，南站我軍便作佯攻，策應東門方面的攻擊。在黃昏時分，藉我空軍的掩護，劉德武營長率領着全營弟兄，在敵軍的彈雨下渡河攻下了南門。在城中以小隊形向北站搜索零星敵人，至中山東路與由東門進城的部隊匯合。常德便這樣克復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又重新飄揚在常德城頭。

另一枝攻勢部隊，由裴家碼頭攻克斗姆鎮，由常德西門進城。同時克復了河汊販市

。常德城內及外圍據點的敵軍至此全部肅清。十日，敵三四千人曾一度以密集隊形向城內反攻，但這不過是迴光反照的退兵一擊。十一日，全城重入我手。從此，敵人永難望到常德了。

血戰克德山 忠義表天地

「周××師血戰克德山，忠義表天地，」這是周師長從烏峯嶺上無線電中，奉到薛司令長官的光榮獎許。在敵人以龐大兵力，密佈常德南部九十華里松林地帶，阻我援軍北上的險惡情況中，能夠排除萬難，開一血路，衝佔德山的，是周師。在若干路救援常德大軍中，確實達到城垣近郊，而與城內守軍取得策應的，祇有周師。他們視死如歸，從容赴難，服從命令的澈底，貫徹任務的切實，正是發揚革命軍人成功成仁傳統精神的崇高表現。這種傳統精神的抽象解釋，就是薛司令長官所謂「忠義表天地」。

要救援常德先鑽德山

沅水故弄障人，由桃源東注沅匯，突然北向常德城垣轉一大灣曲，形成一個天然口袋。這樣的地理條件，使得沅水南岸部隊，要想達成救援常德使命，就非大膽向內鑽進，難收水到渠成之效。德山距常德東南十二華里，拔海六百公尺，為沅水下游南崇唯一

高山，聳立天然口袋之口，極開關緩緊之功，鑽進袋內又想不致爲敵所乘，更非把握袋口，無以制敵機先，周師救援常德，先鑽德山，就是這個原因。

鑽進了德山擒獲賭徒

周師係于十一月二十九日黃昏，由常德南部九十華里地帶，通過敵人層層封鎖，開始向敵後德山鑽進。三十日下午六時，順利完成這個抗戰以來的光榮戰例。周師長在鑽進之前，曾以電話報告李副總司令玉堂，方軍長先覺，表示此行以身報國，萬死不辭，並預交遺囑，寄託後事，以示決心。周師在鑽進以後，爲着不使敵扣留或欺騙敵人計，以少數部隊，在薛家舖，石門橋之西側松林，與敵保持接觸，主力則秘密脫離敵人，無顧慮的向北大胆鑽擊突入。他們這次會切實摒棄伏後追，大行李，做到絕對的輕裝，在樹影搖曳，幽昏颯颯的殘淒月夜，被荊棘，衝枚陣走。次晨到達德山附近一個城寨式高地東門城時，敵第三師團士兵，尙在圍城賭博，晴天霹靂，有如警察之突入捉賭，嚇得敵人個個魂飛天外，無所措其手足。他們消滅守備東門城之敵後，經過竟日反復肉搏，至下午六時，將周圍約五十華里的德山，完全佔領。代索周師的師旗，接着飛揚在德山最高峯的烏峯嶺上。

待要發捷報，獎電已來

無線電排在克復德山之後，早已奉命向××通訊報捷：發報機在黑夜進軍時震盪受損，沒有方法將電發出。可是城內的守軍，聽到他們在東南方的密集槍聲，知道援軍進佔德山，已於當晚先代他們向薛司令長官發電報告。十二月一日清晨，無線電排將報機修復，開始與××連絡。去報還未發出，對方先叫抄報，第一號收到的，是薛司令長官嘉獎他們克復德山的來電，第二號收到的又是薛司令長官命令他們一面固守德山，一面派兵一團，猛衝至常德西南岸支援守軍。並乘機入城，協助守軍作戰的來電，更增加他們的戰鬥的勇氣，他們知道祇要自己肯努力，國家不會埋沒功勞的。

雙方失聯絡不能入城

十二月一日晚，周師長派陳德陸團猛衝至常德一水之隔的南站實行鑽進天然口袋的袋底，再從事救援常德的最艱難任務。陳團達到目的向城內發出信號彈，沒有答復，吹號連絡，也得不到回響。同時南岸又無船可渡，所以未能即刻入城。城內守軍當時看到南岸援軍信號，聽到南岸援軍號音，都沒有方法回答，因為信號彈已經用盡，號兵又全

部陣亡，祇好改用燈光表示。可是這個微弱表示，又沒有給陳團辨清，這是南北兩岸失却連絡第一個機緣。在陳團由德山西來之夜，守軍派了一位步兵指揮官周亞義出城南渡，向德山東去迎接，道路黑暗，彼此相左，竟失之交臂，這是南北兩岸失却連絡第二個機緣。等到周指揮官在德山見周團長時，陳團正被敵包圍甚攻，已無法彼此會面。幾次錯過南北兩岸連絡機緣，到了常德城邊，而不能進據救難，這是周師官兵引為無可磨滅的憾事。

六 晝夜苦戰穩定戰局

陳團在南站與數倍之敵苦鬥，至二日夜，僅剩官兵一百餘人。同時守軍在陳團與敵激戰之際，也乘機突圍南渡。三日午，周師長以常德既陷，陳團無在汽車南站苦戰價值，令向德山陣地撤回，加強德山兵力。敵自德山失敗，即自十二月一日起，糾集第三師團主力及第十三、第六八、第一一六等師團，一部約八千餘人，配屬小砲廿餘門，向德山包圍反撲。周師孤軍孤山，誓死迎戰，傷亡甚重。張惠民團長，周志清營長，均作壯烈犧牲，其中雖獲盟機三次投送彈藥，隨到隨用，接濟屢斷。至五日拂曉，突入之敵與山中守兵混成一團，槍聲與殺聲，漫山漫谷，周師剩餘官兵，力竭聲嘶之餘，祇好向山

外轉移攻勢，待機再舉。六晝夜慘烈無比的德山爭奪戰，遂告結束。由於周師鑽佔德山，猛衝南站，已使敵人腹臟遭遇不可救治之傷害。敵人之不能守常德，周師大胆向敵陣九十里作無顧慮的鑿進，實具有決定性作用。

憑弔大口袋無限感慨

記者爲了憑弔德山和南站戰蹟，在這個天然口袋的裏外，作過竟日細密巡禮，去時與湊食戰場的烏鴉野犬奪路，歸時在堆積如山的屍叢迷途。我們雖然飽受驚險艱辛，但是對於戰場一草一木未經鬆放過。德山附近的東門城四週，沒有一片乾乾淨淨。百年以上的古樹，許多連根被砲彈拔出。德山乾明寺，做了敵人的焚屍場。東門城陣亡之敵高級指揮官一員，和三千多具敵屍，也在乾明寺內化爲灰燼，空留灰包，向東京作無言凱旋。德山在戰前，蒼松翠柏，綠蔭交覆，不啻洞天福地。戰後，除一個白色七級浮屠依然矗立雲霄而外，其他都是遍體鱗傷。南站的戰鬥慘烈遺跡，與德山幾同伯仲。僅就停車場的木棚而言，無不中彈擊斃，有的已被砲彈腰斬。我們走完天然口袋裏外以後，有一個共同觀感：光榮的戰績，應該是血與肉的織成晶，我們此後對敵作戰，祇有更徹底服從命令，更切實貫徹任務，才不致陣亡先烈，飲恨南天，才能爭取最後勝利！

民族英雄

薛司令長官

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提起薛長官，他的部下都由衷地表示出親切的敬愛。在湘北，他已經經營了四次的勝利，然而他說：「在不久以後，我希望再能接待大家前來觀戰。」在高級將領中，他是年輕而最有成績的一個。才四十幾歲，然而頭髮已經有些斑白。短小而結實的身材，一張紫紅而沉靜的臉，可以看出精神的旺盛和思想力的豐沛。在快樂的時候，他常開懷大笑。

對於常德會戰，他只說：「這是將士們血肉拚出來的。我們的裝備不如敵人，但我們將士的勇敢却是敵人所沒有的。」當一位記者從常德回來後向他說：「我們看見了常德的戰績，那真是每一塊石頭，每一片瓦上都是將士的血跡。」他用力地鼓掌，請大家都注意這句話。在元旦晚間的宴席上，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愛金生舉杯說：「讓我們向戰死在常德的官兵致敬！」我看見他舉起了杯，又輕輕放下了。他臉上的笑容頓時消斂。他知道怎麼愛惜和珍貴他那些忠勇的部下。

在每次和記者團吃飯的時候，他的小女孩總是陪伴在身旁，他儘量將他的快樂和興奮傳達給年幼的一輩，用各種方法使他明瞭眼前的情景和空氣。這位五歲的女孩排行第五。薛長官的長公子已經十四歲，在初中讀書。在私生活中，和小孩子們遊嬉對於他是不可缺少的，是他工作之餘頂要緊的事情。他每天工作在十二小時以上，在冬天，早晨三時半就起床，春夏四時左右，而在晚十時就寢。每人兩餐，上午十時和下午四時，他說：「這都是在軍隊中養成的習慣。」

他的英武和他部下官兵的勇敢，不但保障了大片土地的安寧，更給予敵軍以多少苦的教訓。

王 耀 武 將 軍

他是這次常桃會戰的主將。「八一三」上海戰役，他就已經是一員勇將，六年來親身參與過一百四十餘次大小戰役，被敵人稱為「最勇敢的將軍」。

我們在劫後的桃源會見了他。那是在耶穌節的晚間，我們通過瓦礫滿地的大街，走進他的軍部，他爲我們準備了一個歡樂的晚會。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他所統率的軍隊的代字「輝煌」，這立刻使我們意識到，我們今晚所遇到的並不是一個平凡的軍人。

在晚會上，他簡短的說了幾句說：「從裝備上說，我們遠不如敵人，但以我們一樣可以打勝仗，一樣可以摧毀敵人！」簡單的幾句話包含着多大的力量和多麼堅強的自信！

堅守常德的五十七師就是他率領的部隊，其餘三師轉戰在常德外圍石門，慈利，盤龍橋，漆家河之線。這一帶成爲敵人葬身的墳墓，七姑山，漆家河都在一日內反復爭奪四五次，成爲最激烈的拉鋸戰。他的司令部曾經一日內遭受敵人三次鑽襲，然而他親自率領了軍部的直屬部隊勇猛撲殺，因而指揮系統未被動搖。他的「三五部隊」便在敵人的傳單中稱爲「中國的鐵軍」。

他年輕而健壯，於黃浦三期畢業後便入伍作排長，現在是集團軍的副總司令。外籍記者們對於他的成就感到驚異：「三十九歲的年輕的將軍，有如此輝煌的戰績，實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愛金生氏對我說：「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了他的聰敏，從他光芒四射的眼睛裏看出了他的勇敢。」

李 鈺 堂 將 軍

李將軍的姓名，在長沙三次大捷時便遠揚海內外了。他是「山東三李」之一，（李延年，李仙洲，李鈺堂是李氏一門三將）三次大捷後由軍長擢升爲集團軍副總司令。這

次他率領第一期增援部隊救援常德，担任正面攻擊。孫明瑾師長在趙家橋附近與敵激戰時陣亡了。李將軍是魁偉大漢，然而談起他這位勇敢的部下，聲音就有點不自然。在趙家橋的戰鬥中，孫師長的參謀長何竹本也陣亡。副師長葛先才受重傷，現在在後方醫院裏養傷。

李將軍和我們會面，是在荒涼人稀的薛家舖。一家主人不知去向的中藥店裏。他和我們秉燭夜談。外面漆黑而寂靜，沒有一點聲息。他宏亮而沉重的山東土音，在大家的耳邊環繞不去。「敵人的戰鬥力大大的低落了。我們攻擊部隊常常一個衝鋒，敵人就被擊荒而逃。敵人的裝備比我們優越，自動武器比我們多，但是還常常在緊急時使用毒氣，阻止我軍的前進。但是毒氣也不能使我進攻的部隊止步；我們一直是衝鋒！」他身材高大，臉上流露誠實的特徵，說起話來，總是滿面笑容，和氣而善良。

第二天清晨，他領着我們去參觀薛家舖背後一個山頭上的敵軍陣地。陽光照在他的臉上，他快愉的說：「敵人工事的構築十分笨拙，這個山頭是這是最明顯的目標，在攻擊的時候，我們正面佯攻，左右包抄，三個鐘頭就拿下了這個據點。」在這山頭上，我們可以看得見左右兩面深密樹林，和正前方一片平坦而荒蕪了的田畝。山的頂端是一所破落了的寺庵，下面便是兩個填平了的機關槍掩體，中間夾着一個寬大的山砲掩體，在

掩護旁邊散亂的放着些破碎的衣物和軍帽之類的東西。

李將軍的正面攻擊，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便攻到德山，並且以一枝援軍向常德南站攻擊，解救五十七師之圍，終因敵軍居於地理和數量的優勢，沒有能攻入常德。然而敵軍在常德的門戶却從此打開了。

歐震將軍

歐震將軍是救援常德第二期增援部隊的指揮者，於十二月六日從興隆街開始攻擊，次日便佔領德山，九日晨一鼓而克常德。

歐將軍是一個老行伍，十八歲便入伍當兵，由班，排，連長苦磨過來的。他今年四十三歲，是某集團軍的副總司令。他笑着對記者說：「抗戰以來，沒有一次規模大的戰役我沒有參加。每次戰役中，我和我的部隊沒有落後過。」這位廣東的軍人，是一位布衣將軍，他和士兵們一樣穿着灰色棉布軍衣，一根皮帶束腰，精神特別飽滿。他對待部下極其隨便而體貼。

在油燈下，記者聽他娓娓談論國內外的軍政。他知識的豐富淵博令人吃驚。話談得很遠，從歐洲戰場談到太平洋海上的攻勢，他說：「在前線，我們很少能看到報紙。我

掩護旁邊散亂的放着些破碎的衣物和軍帽之類的東西。

李將軍的正面攻擊，於十一月二十九日便攻到德山，並且以一枝援軍向常德南站攻擊，解救五十七師之圍，終因敵軍居於地理和數量的優勢，沒有能攻入常德。然而敵軍在常德的門戶却從此打開了。

歐震將軍

歐震將軍是救援常德第二期增援部隊的指揮者，於十二月六日從興隆街開始攻擊，次日便佔領德山，九日晨一鼓而克常德。

歐將軍是一個老行伍，十八歲便入伍當兵，由班，排，連長苦磨過來的。他今年四十三歲，是某集團軍的副總司令。他笑着對記者說：「抗戰以來，沒有一次規模大的戰役我沒有參加。每次戰役中，我和我的部隊沒有落後過。」這位廣東的軍人，是一位布衣將軍，他和士兵們一樣穿着灰色棉布軍衣，一根皮帶束腰，精神特別飽滿。他對待部下極其隨便而體貼。

在油燈下，記者聽他娓娓談論國內外的軍政。他知識的豐富淵博令人吃驚。話談得很遠，從歐洲戰場談到太平洋海上的攻勢，他說：「在前線，我們很少能看到報紙。我

年十二月廿三日，他在河淤岸邊親迎參觀團，并設宴招待，講述作戰經過。傅將軍一身棉軍服，非常簡樸，如果沒有人介紹，很容易被人認爲是伙頭軍，所以當時某外籍記者會問「那位是什麼階級」？傅將軍致詞時激昂地說「我在滿清時就當過排長，治軍已三十餘年，廿七年出川，抗戰後已五年沒有回家」。他以堅決的口調說：「不打走日本鬼子，我們是決不回川的！」傅將軍是重慶人，南岸的傅莊就是他的家。

王 纘 緒 將 軍

某師區副長官兼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將軍。去年鄂西會戰和此次瀾滯會戰，他的部隊都負了第一線的作戰任務。直到現在，還在最前線担任追擊。

王將軍在桃源接見中外記者及各國武官，并招待大家參觀該戰區的俘虜和豐富的戰利品。十二月廿四日晚，在敵機轟炸未中的桃源文中樓上，爲外國記者舉行聖誕節前夕宴。

王將軍曾任四川省主席，髮已斑白，嘴脣上留一撮鬚鬚。態度文雅，令人一見生和藹可親之感；他痛恨敵寇的暴行，希望中外記者之筆，盡量揭發敵寇的殘暴和我國軍民的英雄事蹟。（錄自新民報晚刊）

鎮守常德的英雄事

鎮守常德的英雄，已與常德之名一同永垂千古了。

五十七師常德城郊的堅苦戰鬥，確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光輝的工作。他們不是犧牲在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劫難中，而是在極端艱苦的情況中以血肉灌漑了一個勝利。在常德他們真是戰至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雖然，五十七師還有五百多個戰士健在，但沒有一個人不是幾度負傷後裹創再起的戰鬥中過來的。在這裏記者記述這個五十七師官長們戰鬥的經歷和壯烈的事情，不過這些事跡並不是經過揀選和彩染的，而是在全部戰鬥中最平常的故事，並且極力保留其原始的面貌。這只是爲了記者的一個信念，願以親眼見過或聽戰鬥的伙伴述說的英雄們的圖像，直接地交給敬愛戰士的讀者。

戰鬥由外圍轉進城郊，已不是密佈隊形的戰鬥，而是一間房，一段牆，一個城壕，一個掩蔽工事的爭奪。敵人以小部隊在砲兵和毒氣的掩護下進攻，我們的守衛者就憑着殘垣斷壁和簡單的工事撲殺敵人。據守者是單獨作戰的，除了重要的據點和宏大的建築需要較多的配備外，大半是一個人一枝槍堅守一個據點。守南城一個據點的上等兵徐彪，曾經追擊三個退逃的敵兵。兩個躲在一面牆的後面，一個拚命在前頭跑，徐彪突然

也倒在另一段牆的後面伴死，兩個躲在牆後面的被逼出來射死了。前面跑的一個是攔槍手，不顧徐彪的呼喊還是拼命跑，徐彪瞄準一槍射過去，敵兵緊抱着機槍栽倒了。徐彪快步趕過去摸那枝機槍，不想裝死的敵兵舉起就是一槍，被打中了。徐彪也不管疼痛，一躍就撲上去，兩個人死在一起了。

在城頭轉角的機關槍掩護下面，伏着我們一個守兵，外面就伏着一個敵兵，各自向對方的那面注視着，一動也不動。我們的守兵是一個火扶，遠在三十公尺外的孟副團長就向他作了個手勢，要他用刺刀頂上帽子誘敵兵，誰知他也作了一個同樣的舉動，用拳頭頂着帽子伸出去。孟副團長一見不妙，高聲喊他放下去。敵兵聽見呼喊的聲響，不由自主地抬起上半身，被孟副團長一槍射死了。

敵人首先是由東門衝進城的，柴意新團長親自率領官兵在街頭與進城之敵搏戰，真是步步為營，寸土必爭。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敵軍以大砲猛烈轟擊後，密集隊形的敵兵便向我春生墓附近陣地衝撲，一處被衝破了。柴團長持短槍率領一個勁務兵和一個傳令兵衝上去和敵兵搏戰，柴團長被敵兵一刀刺入，這位青年將官（少將團長）便忠勇殉職了。高副團長於柴團長陣亡後督率着弟兄繼續殺敵，堅守着五宮街雷祖殿。敵人在半日之間，向我陣地反覆攻擊了十八次，守軍受敵軍優勢火力的損害，傷亡大半，高副團

長決定調衛生隊增援，然而援兵還沒有趕到，敵兵又衝上來了，遂開始了肉搏戰，殲滅敵約四五十人。在敵人第八次撲攻的時候，兩個敵兵爬到壕溝的入口處，被王義田連長看見了，用力拖住伸進來的兩枝槍，向後一拉，連槍帶人一齊拉進來，兩個敵兵被活捉了。王連長身材高大，麻臉，直爽粗獷，極爲士兵所喜愛。

孟繼冬營長率領一個步兵連和一個機關槍連保衛師指揮部。十一月二十九日敵人從小西門衝進，向指揮部進迫。孟營長派兵反攻，小西門一日內曾收復四次，十二月一日下午，敵人已由小西門推進至新街口西端。高廷春排長自己挾着一挺輕機槍守衛這個地點，敵人一面放火，三面圍攻，並且以山砲集中轟擊。高排長不慌不忙地鎮靜應付。工事被砲轟毀了，然而敵人總是拿不下這個據點。最後，敵人一支兵燒到工事的後面，團圍圍住高排長，然而他的機槍依然不斷地噴着水彈。敵人近不得身，就四面用火燒。在硝煙瀰漫中，二十公尺外的高副團長還能和他講話，但是兩人都不通過包圍。敵人的一顆燒夷彈投進了掩體，掩體內遂有了火，但他一直不放鬆他手中的機槍，並且與高副團長呼喊：「我要抵抗到底」。火箭已在他的身上飛舞，他依然在射擊，並且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這位忠勇的戰士在最後的一息才放下他的武器。抵抗到二月下午，指揮部已被猛犯的敵軍所包圍，保衛指揮部的機槍手都陣亡了，孟營長作了最後一個機槍手。

這位最後的機槍手還健在着，記者遇見他的時候，他因為曾經受了傷，行動還有些不方便。他黑臉膛，身材高細，舉止樸樸，不知道的人很難相信這還是位勇敢善戰的營長。

周善福是守衛華部班長，他所守的第一道工事被敵人用火燒了，於是退到第二道工事。在工事的後面是一堵破磚牆，在半夜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牆上挖洞，遂囑咐一個姓楊的上等兵站在牆邊法靜候。半天，一個直徑尺許的洞被敵兵挖通，姓楊的上等兵就順手拋過去一個手榴彈，只聽見一陣疼痛的喊叫，一切便又恢復了安靜。第二天的晚上，班長又聽見背後一個磚石堵住了西門的那邊有人聲，他就站出來等候在門邊。門被推開的時候，他如法炮製，又是攔手榴彈拋過去，擊斃見三四個人。另外一枝步槍從洞首伸過來，他復順手一粒手榴彈連人帶槍都拉了過來，一閃躲在人，三手拉在槍。姓楊的上等兵上步，刺刀，就把敵人給解決了。周班長是我遇見的最善說笑的士兵。石家壩的河南土話，身材矮而粗，渾號周大頭。他是始終沒有出常德城的一個。大隊於二月三日撤退後，他躲在一間破房子的房頂上，七日夜未吃未睡，警戒敵兵的搜查。九日中午他被一個從敵人手中逃出的伏子所發現，告訴他國軍已經進了城，他高興得狂叫了三聲。

鄧文彬這長也是不退出城者的一個。他在大西門作戰，受了十次傷，他的連長和排長都陣亡了。至三日晚，他們一連官兵刺了十九個人。敵人以密集隊形向大西門進攻，雙方以手榴彈刺刀接觸。連長一刺刀就刺死了一個敵兵，另見兩個敵兵就把他的威風和賊聲所震懾了，兩個人被活捉了。大西門是唯一沒有被敵兵衝進的城門。三日大隊撤退後他便躲入文廟，把死人的大腿作餵頭，臉上塗鮮着血和污泥，便睡在死人堆中了。和他在一起藏匿在文廟的有三四十個人。

五十七師的弟兄們在常德城內的戰鬥，是英勇的戰績。英雄們，將與他們的業績永遠輝煌。請他們向英雄們祝福吧！

堅守不退的勇士們

據鄧尚武稱：渠爲河南人，加入軍隊已達十載，尙無如保衛常德戰之興奮。渠一班六人，在吳昌吳炳南率領之下，在六月一日敵軍攻佔常德時堅守不退，埋伏被炸毀之土壕中，當時僅存彈藥僅餘五十顆及手榴彈三枚，以稻草遮蓋，決心不退，在壕內七天，以所帶之乾菜豆腐及雜糧充饑，至八月日晚則悉殺軍反攻入城，再躍起與敵，高呼猛衝，協同我攻城戰士，殲滅敵軍，該班吳炳南，不幸受傷，手指被砍落，其英勇事蹟，

頗可歌可泣也。又據中士班長周善福談，在十一月底與敵激烈巷戰時，在我指揮部附近砲堡中作戰，因左右火焰過烈，後退五十碼，與敵肉搏，三日渠抱與城共存亡之決心，潛入街邊被炸毀之民房內，在破灶藏身一二月，以灶邊所有之黍米充饑後，即以所帶炒米爲食。

九日拂曉聽到我軍所用之槍聲起於東門，欣悉援軍到來，乃率領弟兄一躍而出，見敵兵分往西北潰退，乃持其所贖餘的手榴彈向敵猛攻，佔領小西門。渠在軍中有周大砲之混號，八一三時即參加作戰，此次巷戰中，趾肥受傷，所包紗布，因混亂中弄污，乃撕衣包紮。另據上士班長謝建章說，渠在二日夜間受傷，但我軍士輕傷決不後退，醫官及担架兵同在作戰輕傷後，仍奮勇而戰。最後記者詢問在三日至九日間七天來匿藏城內堅守不退之詳情。據稱：當時全城共有戰士一百數十人未離城一步，深信十天內，我軍必然克復，陰蔽時有上士班長齊文煇，因興奮過度，忘却自身危險，竟自壕中探首而出，適見一敵軍會發彈片炸傷頭部，不禁大笑，幸經人提醒，始又躲回，險被敵發覺。

說及我軍士氣，遠勝於敵，我軍火雖少，但堅守三不射主義，即無瞄準時不射，不見敵人不射，及打不死敵人時不射，至於手榴彈，則必須同時殲敵三人以上時始行使用，在敵人施放窒息性毒氣時，渠等即以手巾沾小便覆口鼻，可見我軍物質上困難甚多，

但人人具有必勝信念，以大無畏精神，與敵苦戰。常德之捷，如此種精神之表現，盟邦記者聽渠等說話後，大爲激動，在常德保衛戰中，我常德城固從未一日被敵完全佔領，此點實我常德之光榮。

戰地英魂與日月爭光輝

用最後一顆子彈作最壯烈的犧牲

某軍營長何會佩，遼東人，軍校第X砲科畢業。抗戰以來，即轉戰於各戰區，頗著功勳，且向以忠勇機敏見稱，確為青年軍人中傑出之人才。此次該營固守常德自去年十一月十日起，與敵接觸後，因連日激戰，迄至二十七日砲彈告罄。該營長即率所部，用步槍及手榴彈與敵週旋，至十二月二日午後，守大西門之友軍及守門官兵全數傷亡後，該門陣地遂告失陷。此時何營長激於愛國之熱忱，毅然率該營營部身先士卒，向敵返復衝殺，喋血鏖戰，奮不顧身，雖身重傷，仍不返顧，終之砲火連天，血肉橫飛之下，將大西門陣地奪回，然該營長何會佩，則帶長余霖程，（廣東人軍校十二期砲科生），及官兵三十餘員名為保國作壯烈之犧牲矣。是役持德軍機關槍兩挺，步槍三枝。

某軍砲兵連連長黃鐵林，湖北籍，幼懷壯志，長即考入軍校，第X期畢業後，即在該團服務，作戰各戰區，成績顯著。此次守常德，連日在長生橋與敵激戰，因其指揮巧妙，殲敵極衆。迄見於砲彈所剩無幾，即以中砲一門，在大西門佔領陣地。當敵衝殺而

至時，該連長即親自指揮砲手，用零距離之榴霰彈，向敵射擊。敵雖數度衝鋒，終以沉著發射，均將敵擊潰。及至砲彈用罄，最後即以步槍刺刀及手榴彈作爲抵抗之武器。去年十二月二日下午，敵亦步砲飛及毒氣聯合進攻之下，該連長竟身先士卒，返復與敵肉搏，卒使敵不得越雷池一步，但該連自連長以下官兵二十餘員名，均爲國捐軀，壯烈犧牲。

排長包秉林，作戰勇敢。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敵屢攻大西門，敵將重機槍堡壘圍攻，機槍不能發射，且頑敵向堡壘內投擲手榴彈，幸賴該排長沉着應戰，遂以手榴彈，一彈炸敵人六七名，將敵擊退，西門得以賴保。該排長手部與頭部負傷，仍堅持不退，大西門之屹然未動，皆該排長之功焉。

下西門

三月砲兵團機槍連排長陳國雄，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命率士兵五名固守常備下南門外之水兵營。有敵兵數百，向該營進攻，該員見敵未遠近前，則隱身不動，俟敵到達該營附近，即以手榴彈向敵投擲，敵遂受慶連擊，遂因該排長沉着應戰，致敵損失重大而終將營壘。嗣後國土兵亦皆奮勇，伊與獨守營門，繼因營壘懸殊，該排長於二十九日

晚被敵突入，該排長見於此據點難以保守，即放火焚燒，而隱身於另一房舍內，敵見我水星標放火，竟繞該樓而前進，當其行經該員隱身之時，陳排長即以刺刀將敵刺殺兩名，其餘之敵，即奪取其槍，後因敵人甚衆，該排長難於掙脫，故一手與敵奪槍，另一手即將胸前之手榴彈拉火爆發，竟與數敵同歸於盡。似此忠勇之爲國犧牲之精神，實屬可歌可泣！

會戰中之敵軍和偽軍

常德會戰中的敵軍是個什麼樣子呢？這問題我們曾請教過薛長官。

他說：「敵軍軍紀的敗壞是天下第一，到處燒殺淫掠，這且不說，其戰鬥力的低落，也是前所未有的。從前的幾次戰役中，敵軍每一個據點的守兵，非全部死光不會放棄。這次只要我們官兵勇猛地撲攻，多半是丟槍拋械而逃。從前那樣死守據點的情形，是百不一見了。而且，這一次戰役中，敵軍的新兵特別多，而且出身大半是商人，工人，甚至智識份子，完全沒有戰鬥經驗。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敵人工兵的缺乏和訓練的草率。」

參與此次戰役的將領官兵，都曾說過了，敵軍的戰鬥力比前遠為低落了。

李鈺堂將軍說：「只要我們衝鋒的殺聲一喊，敵人一定慌亂。有許多次，我們進攻的部隊很容易的就衝進敵陣，或者衝過敵陣，鑽隙到敵陣的後面去。」

鎮守常德東門的高師團長會對記者說：「到後來，敵人都不敢衝鋒了。我們的守兵常常聽見敵人在一百多米的遠處喊殺聲，就聚精會神地準備格殺，但聽不見人上來，漸漸喊聲也就停止了。以後，就是聽見他們的喊聲也不大理會了。」

在桃源，我們曾訪問過敵軍俘虜，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和山田增雄丸，貝見喜市，橋

不啓口。

一戶見事市是第... 於去年六月十日正式入伍。他穿著一件藍色土布大褂，有人問起這件衣服哪裏來的。他說是尚未發停戰協定的。面貌清秀，年青而沉靜。極左伍前是東京電燈廠的工人。談起東京情形，他說生活非常艱難，但工作都比平時雙倍繁重，生活的自由完全被剝奪了，甚至電燈也能斷到幾點鐘。他在入伍時檢查身體是不及格的，然而也通過了。入伍後受三個月的訓練，就由下關開拔到朝鮮釜山，由釜山乘火車到海州，然後轉到... 就這樣... 前線... 有... 平... 五... 六... 三... 國... 國... 六... 十... 五... 聯... 隊... 的... 砲... 兵... 上... 士... 大... 隊... 在... 左... 腿... 上... 沒... 有... 取... 傷... 他... 這... 在... 高... 等... 工... 業... 機... 械... 廠... 的... 時... 候... 就... 被... 砲... 彈... 擊... 傷... 了... 他... 說... 因... 為... 鬼... 子... 彈... 藥... 之... 在... 校... 前... 學... 生... 也... 不... 能... 免... 於... 徵... 調... 他... 能... 說... 幾... 句... 簡... 單... 的... 英... 文... 也... 一... 點... 的... 沒... 備... 他... 抵... 抗... 談... 戰... 爭... 的... 前... 途... 但... 相... 信... 德... 國... 必... 將... 失... 敗... 等... 話... 。

海上利... 是三十四... 國... 一... 六... 聯... 隊... 的... 砲... 兵... 上... 士... 在... 慈... 利... 附... 近... 作... 戰... 時... 中... 國... 軍... 隊... 抄... 襲... 到... 背... 後... 他... 被... 擊... 傷... 他... 說... 中... 國... 軍... 隊... 擊... 傷... 的... 砲... 兵... 上... 士... 是... 一... 個... 極... 老... 的... 錯... 誤... 同... 時... 堅... 決... 否... 認... 自... 己... 曾... 做... 過... 那... 樣... 的... 事... 有... 三... 五... 本... 砲... 隊... 的... 傷... 亡... 很... 大... 在... 慈... 利... 附... 近... 就... 傷... 亡... 了... 七... 八... 百... 人... 他... 說... 戰... 爭... 是... 在... 那... 時... 常... 有... 抽... 動... 的... 大... 隊... 砲... 兵... 並... 不... 象... 心... 他... 們... 知... 道... 一... 旦... 失... 敗... 什... 麼... 都... 完... 了... 人... 民... 渴... 望... 着... 。

曠血常德

五九

和平，這位砲兵上士在入伍前是汽車司機，家中還有五十四歲的母親，他想念她。

他說一切都是日本軍閥的罪惡！

我們從桂林赴長沙的途中，在湘潭車站上巧遇了一批解送後方的俘虜，也會作過訪問，其答語和桃源的俘虜大致一樣。

這裏，我們不難看出常德戰役中的敵軍的面目了。

關於偽軍，俘虜們很少說到，但常德和桃源的老百姓却見到不少。許多遭了劫的難胞，也痛恨偽軍。一切燒殺淫掠的罪行，都有偽軍作幫兇。偽軍有時也假扮日本兵，在老百姓面前胡說一氣，然後撻掠而去。老百姓說偽軍大半是給敵軍開路的。

任辭家鋪參觀戰利品的時候，發現其中有一本偽軍日記，記者抄下了幾段，順便寫在後面：

十月十九日。天陰無風，在小園子休憩。上午譚葉長跑了。下午六點半出發，夜陰細雨。

二十一日。上午領香煙一枝。下午買了一包，金獎給了十元。

二十五日。夜路不好走，晚上逃兵六名：周文英，陳福德，白新學，郭應鴻，李得勝，李鴻奎等，因半夜之苦不能耐而逃了。

十一月六日。天陰無風。早七點出發，下午七點至沙灣。拉伕三十名。

十三日。下午四時半出發。夜戰，傷兵三十三名，至晚六名抬到野戰醫院去了。

據前方的將領說，參加這次戰役的偽軍有一萬人。

劫後常德

薛長官在漢口中外記者武官觀戰團的房上，經過過：「敵人的野蠻，比野獸更甚一層。敵騎所過之處，燒燬劫掠隨之。我們許老百姓算是遭了劫。年青的婦女被敵人遇上，沒有一個能逃得過獸行的蹂躪……」，他是面帶着作戰的憤慨，背負着武官記者們坐着的，這時他忽然轉過身來，我們看見他臉上憤怒的奇筋，面部由於全身血液的狂奔而紅紫了。室內的氣氛大變，薛長官高亢而憤怒的音調把大家聽得參謀長作戰報告後的興奮情緒打散了。他重重地向桌子上一擡，高聲地喊着：「他們（敵人）簡直連野獸都不如！」

中外記者武官觀戰團在常德桃源的實地視察，證實了引起薛長官憤恨的那些事實——敵軍的野蠻所造成的人類的災難……

我們參觀了兩處作戰的陣地，經過沉江到德重，向常德進發。德重寺是一處雄偉的廟宇，綠瓦紅牆，由山麓一層層向山巔盤旋。山嶺的佛殿，口頂上露天。四壁殘破，地下是幾寸厚的瓦礫，佛台上騎佛像依然是一臉羸弱的笑容，但陪伴他的已不是往日繞繞的香火和明亮的燭台，而是一片劫後淒涼。他的在半身已經殘缺了，心口被挖開了

一個洞，這洞是七年前被軍隊炸過，德皇寺上度做過藏人的司令部。如今敵人在被炸走了，留下的只是佛殿屋上的慈憐而永恆的笑容。在戰壕裏，掃蕩過的記者會揀起一掃被血跡污染了的佛珠，然而帶佛珠的人呢？我們却一個也不看見。你不難想像在這聖潔的佛堂裏，敵人會是怎樣瘋狂的以血污向手寫下他們的罪行。

過了沅江，是一條筆直的河堤大路，通向常德，傳聞中的路上的繁榮已爲敵人的把大火燒光。一段段煙燻的殘牆和無數棵斜立的焦木迎送着我們。在這寬廣的大路上，我用最大勢力離開繁榮的塵囂，不看這無盡的世界，但我的努力失敗了。路旁吸引我注意的是殘廢破爛的席棚，那是臨時用焦木和破席搭蓋起來的。幾個婦女和小孩用沒有表情的眼光觀察我們這一行隊伍，癡呆呆地陪伴着孤單而簡陋的殘牆。此外，除了火燒的殘跡，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在常德，我仍還沒有來得及訪問這最後的城南，就遇見了西班牙籍的孟德純主教。他瘦小而慈祥，領下飄動着雪白的長鬚，是皈依了六十多年的天主教徒。提起了甘本兵，他的感情就被激發了，氣吁吁地說：「我生平第一次看見這樣無聊野蠻的靈魂。他們一點點的理性都沒有……」他早已遭受了四次毒打，現在頭上還留着刺刀傷痕。可是他誇對我，只是因爲我要保護那些善良的婦女和修女。他們一天來打擾我十幾次，曉得在

修道院和教堂裏有十幾個修女和一百二十幾個中國婦女，……他們真不怕天主的懲罰！修道院的一位范修女，被敵兵抓破了臉。但王主教拚命保護了這位修女的聖潔。教堂的地下貯藏室被搜索一空，搶走了王主教和幾位司鐸的金十字架，金錶，金邊眼鏡，金戒指和其他衣物，甚至連教堂準備食用的三口豬，兩隻鷄，四十個雞蛋也一齊掠走了。教堂的損失約四十幾萬元，王主教已電請上海的西班牙領事館向日本提出抗議。

在教堂紅色的屋頂上飄飛着西班牙的國旗，教堂和修道院的房屋就由於這面旗得在破瓦殘垣中保持完整；然而，血污的罪手在傳播仁愛的教徒面前，也留下了血跡。王老主教在我們面前，第一次爲了人類的野蠻而動怒，從瘦小的身體裏發出宏亮而憤怒的聲音：「我想不到日本兵野蠻到這種程度，他們在我眼前做的都不是人類的行爲。我發誓！世界各國人民都是我的朋友，唯有日本人，我不會認識他們，在那個國度裏我沒有朋友。我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是中立國，但我個人要宣布：日本是我的敵人！」慈祥的老主教全身在微微顫抖。我察覺他忍受着一種痛苦，爲了幾十年來他所崇奉的仁愛的信念而痛苦。他親眼看見而且親身經歷了的那血腥的事實，使他痛苦，更使他憤怒。

在黑暗中，我走向寓所。寬廣的青石馬路上處處橫着一堆堆的破磚瓦和木柱，兩旁有幾房屋只剩下高聳的牆壁，從那裏透出一陣陣的寒風，沒有一盞燈，一點亮；沒有

一點聲息，甚至沒有聽見一聲狗吠。

常常的聽個前鏡是不能辨認了，像是剛被發掘出的古老的廢城。沒有一所完整的房屋，蓋一堵齊整牆壁。輪廓的難民在瓦礫堆中蹣跚徘徊，想尋出舊居的痕跡。然而，他們或半是悵然若失，雖含着兩眶淚水緩緩地走了。他們再沒離開這城市。

在密佈的包圍之前，城中的千四百居民都疏散到鄉間，大部分是渡江到海。向黃石港。裝家碼頭。河汊一帶，不幸恰被從漆家河渡江之敵包抄了，於是便出了大規模的搶劫。敵。匪人對付難民的第一步就是搜身上，百十元，一百元的鈔票一齊搶去，幾元以下的小鈔統統撕碎，然後往毒處一拋，看着那碎片飛舞的鈔紙作樂。有時候聚積二三百難民在一處，喊他們把鈔票飾物往地下去。聚成一大堆後一齊拿走。海兵竹出。一個個敵兵在草棚裏搜尋出一個藏錢的難民，喊他脫去衣服，因為在張慌中脫得太快，便被三刺刀刺死。敵兵摸了一堆，搜走衣服內所帶的圓張五十元和一張一百元的鈔票。

夫。留在城裏未及逃出的難民，在敵人進城後，全被竄進一間大房子裏。一把火燒了這間房子，房子中的難民便隨房子一同葬身在熾烈的火焰中。在三叉湖三個敵兵，用機關槍打死一百三十九個難民。在鄉間，三個或兩個一起的難民，都是被敵兵用刺刀殺死的。

觀音湖的一位五十幾歲的劉百生老者，被幾個敵兵用槍托打死後，還該斷他的大腿。所有的被拉去的伙子，青年的或老年的，一不如意，便被一脚踢進河裏或穿心一刀刺死。伙子是老幼皆收，最老的有六七十歲的耄頭，最年青的有四五歲的小孩。年老的被殺死的最多，因為他們既挑不動，又走不快，稍一耽擱就踉蹌，就被殺戮！

每一粒莊稼，都是一把火燒得一乾二淨。耕牛都被丟進了糞，雞是整剝皮吃。米和糧食，一無倖免，都被搶走。被擄拿去給馬用。筐料好一點的棉衣，被擄成碎條圍在項圍取暖。毛線衣服被喜愛，即使是沾了血跡的也都扒走。剩餘的米糲或丟進水裏，或擄在糞坑裏……爲敵兵作籌糧的奸細話這是「破壞主義」。

一篇血債

瀘湖一帶本是魚米之鄉，空蕩收成不壞，敵人早已垂涎三尺。槍斃在敵人看來簡直比打仗還要緊，米也緊，棉花也要，吃不完搶不完的就放火燒，對廁所裏倒，他們不留一粒餘糧，要殺死中間的老百姓。除糧食以外，豬牛雞羊一概殺盡，連野狗都不留一條，鬼子吃雞吃羊還嫌皮，或者在活潑牲口上割去最肥美的一塊肉。人在叫喊，豬牛也在叫喊。敵人去後，瀘湖都丟了手裏，記者到常德住的一所外國醫院的後院就還剩下幾張

把老牛皮的牛皮，編做一團發出刺鼻的惡臭，和毛筒雞皮在茶園中在道路上隨處可見。鬼子們要遠滾，於是捕捉我們的老百姓，六十歲以上的老者也要替他挑，年輕的更歡迎。幾年老越要你挑得重，在敵人威逼之下，一手拿着拐杖，一邊搖着扇子搖晃着身子向前磨，慢手不馬。皮鞭就是一刺刀柄。只要你略有反抗之意，準會一槍送命。

獨木橋附近的一個處所，敵軍抓住三十多個老百姓運糧，趕完了幾十里路到了河邊，替他裝上了船，鬼子說你倒回去，這羣人以爲得到了生路，喜出望外的走回頭路。後面機關槍略略的響了，三十多條善良的軀體東倒西歪的在河沙上抽搐慘叫，鬼子還在拍手大笑，殺人如兒戲，這羣血腥的魔鬼何時償還這筆血債！

三叉湖善春鄉敵兵突襲一座村莊，四面圍圍圍住，大肆搜括，一個年青力壯的漢子再獲忍耐不住，隨手抓了一把板斧砍翻了兩個敵兵。大禍臨頭了，敵兵在村莊四週放火，向中燒，往外跑的用機關槍掃射，全村兩百多人僅三人逃脫了性命。

離河港荷爾堡路的一個村莊內，一家九口逃不及，藏在院後幾株草樹裏，敵兵發現了他們，一把火，草樹燒光了，烈發中一陣凄厲悲鳴，年青的漢子掙扎着往外跑，不到幾步，又被敵兵砍死了，幾百磅的一層處所，敵兵把五個老百姓捆綁在一起，再抓一顆手榴彈在其中一個人的身上，然後強逼着已拉開引線，一聲爆炸，五個人死做一堆。

八歲幼女，六十老嫗都是獸兵姦淫的對象，婦女逃避不及多投水而死。敵兵捉住婦女，輪姦還不甘心，奪一把胡椒，再插入一個啤酒瓶。常德前河某處，敵兵捉住一楊姓父女，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強迫親父姦淫生女，然後再輪姦至死。裴家碼頭所在的地方，二十多個敵兵，輪姦一少女，一人姦淫，餘者環繞歌舞作樂。

前河永竹山一所學校裏，女教員二人倉惶中爲敵擒獲，強迫輪姦之後，反綁在校門的一棵樹上，用剃刀猛斃陰戶，揮扎半小時後才氣絕身死，這正是獸性的狂暴。

敵兵誘去大批婦女兒童，沿途隨意殺害，常德西北三十里之地，敵兵敗退，無法帶走這一羣婦孺，混亂之中，殺的殺，埋的埋，百十條生命了結在這裏，如今墳塚纍纍，祝願他們的英靈早日安息吧！

在獸軍踐踏蹂躪之下，多少同胞慘死，多少同胞無家可歸！誰無妻子，誰無兒女，痛定思痛，我們要反攻，要暴行者償還血債！

據中央社常德十二月二十日電稱，此間軍政機關依據各種報告估計常德爭奪戰中，被敵殘害人民約二千三百人，被姦婦女約五千零八十八人，被虜婦女約一百八十八人，因姦致死婦女約一百八十八人，被擄男童約三千四百人，被擄兒童約三百二十名，總計一萬一千四百六十六人。

此次常德爭奪戰之勝利，我軍固曾付出相當代價，而我民衆所受之損害，目前尙無精密統計。僅就湖南第四行政區而言，包括常德，桃源，慈利，石門，臨澧，澧縣，安鄉，南縣，華容等九縣，其面積約十萬方公里，當全省面積十分之一。居民在三百萬以上，均曾遭受戰爭之影響，各縣城受災民衆，據估計當在三十萬至四十萬之間。就常德一隅言，被毀民房約一萬棟，值十四萬萬元。稻谷二十五萬擔，約一萬萬元。雜糧四萬二千擔，約三千七百八十萬元。耕牛一萬二千頭，約四千八百萬元。農具十一萬件，約三百三十萬元。商券七千餘戶，其貨物損失約二萬一千元，公物損失約一萬八千五百元。公務員一萬二千戶之損失，約七千二百萬元。人民衣物，四萬九千戶之損失約值九萬八千萬元。棉花六千石，約四千八百萬元。肥豬四萬頭，約十二萬萬元。雞鴨四百萬隻，約二萬四千萬元。總計當在四十七萬萬五千七百六十萬元以上。

據中央社常德廿二日電稱：此次敵騎所至，本縣鄉鎮難民家飼牛豬雞鴨等。被敵馮即殺食無數外，搶走殺死之耕牛，估計達萬頭以上，對明年春耕，不無影響。

此次常德爭奪戰之勝利，我軍固曾付出相當代價，而我民衆所受之損害，目前尙無精密統計。僅就湖南第四行政區而言，包括常德、桃源、慈利、石門、臨澧、澧縣、安鄉、南縣、華容等九縣，其面積約十萬方公里，當全省面積十分之一。居民在三百萬以上，均曾遭受戰爭之影響，各縣城受災民衆，據估計當在三十萬至四十萬之間。就常德一隅言，被毀民房約一萬棟，值十四萬萬元。稻谷二十五萬擔，約一萬萬元。雜糧四萬二千擔，約三千七百八十萬元。耕牛一萬二千頭，約四千八百萬元。農具十一萬件，約三百三十萬元。商券七千餘戶，其貨物損失約二萬一千元，公物損失約一萬八千五百元。公務員一萬二千戶之損失，約七千二百萬元。人民衣物，四萬九千戶之損失約值九萬八千萬元。棉花六千石，約四千八百萬元。肥豬四萬頭，約十二萬萬元。雞鴨四百萬隻，約二萬四千萬元。總計當在四十七萬萬五千七百六十萬元以上。

據中央社常德廿二日電稱：此次敵騎所至，本縣鄉鎮難民家飼牛豬雞鴨等，被敵馮即殺食無數外，搶走殺死之耕牛，估計達萬頭以上，對明年春耕，不無影響。

湘潭車站訪問敵俘

十二月十二日。初冬，晴天。湘潭濱江的車站，竟帶着春的氣息。

——一個邊遠荒涼的好天氣！

我們這一羣武官與新聞記者，在火車上住了兩夜了，起來就走到月台上享受陽光的溫暖，粵漢路局招待了一頓豐美的早餐，空襲警報來了。

在車站附近，兩個山坡後面有一小小的山洞洞口有一塊平地，我們便把平地佔為休息的場地。火車開出站去避空襲，我們便利用這一個閑暇，把剛剛從前綫解到的十一個敵俘找來，作一次詳細的訪問。這個節目使我們異常興奮，攝影員忙着對鏡頭，而記者們手指上早就準備了一支流利的筆。

——只有鍾副處長先銘會說日語，於是他就成了臨時通譯員。

由我們與外國記者們預先商量好了一張問題表，把敵俘帶來個別的發問。

這十一個敵俘之中，有一個軍曹正病着肺炎，他氣力不夠，不能來回答我們的鋒利的問話。看他病得可憐，鍾先生送了他兩百塊錢，對他說。

「你既然放下武器，那便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極願意幫你忙，他鞠了好幾個九十度

的躬。

另一個敵俘過來了。

開麥拉一陣掃射，我們的筆尖一陣紛亂。下面便是紛亂的筆尖所留下的痕跡：

瘦削的臉，黑色的皮膚，一張嘴有一顆金牙齒，說話時要閉眼。這是敵軍三十四師

團二一七部隊的下士伍長船橋。

大約二十五歲上下。看來是一個貧血症患者。

他自己敘述了身世：大坂河內郡人，業農，小學畢業，家境好，可是被征入伍。

二十八年到中國，從此斷絕了家鄉的消息。

現在隊伍中，我已經忘了我是活的還是死的。「多末慘痛，呻吟！」

是十月間的事了，記得那是十月四日，「他爲我們說他被俘的經過：「在前線某地

，這一天突然的冷了起來。一天沒有吃飯，實在推不下去。想着燒火，於是，一個軍閥

所給予我們的「長路滅」來了，我想到搶炭。」

他咽了一口氣沫。閉一閉眼，繼續說：

「就爲了搶炭我走進了前面的一個村莊，于是我便被俘了。」

說到目前敵軍的士氣。他沉着臉，苦惱說：「現在我們作戰的都是新兵，因爲老兵

被調到南洋去了。這，這……」這說明了敵國兵力之不足，也表

敵國的末運。

另一位敵俘 岡崎寬，和船橋相仿年齡，是敵第四十師團
隊曹，戰前是建築師，高等工業學校畢業時，滿以為可以做一點建設的工作，可是
在一九三五年三月

被迫徵召入伍了。

他受了四個月的訓練，就到中國戰場上來做砲灰的原料。

「我很慚愧，我不能不招認十一月四日被俘後我比以前幸福了。因為在部隊中，我
穿不膠，吃不飽，還要把生命去拚 一個我不明白是什麼道理的狂妄的戰爭中。

當我們問起他的家庭狀況時，他的眼眶濕了。他說：

「我家裏有五十多歲的老爸爸，現在在工廠裏做苦工。我也有老媽媽，他們在名古
屋附近的岡崎村，大約還日夜盼望着我的回去吧！我恨不得能夜夜鑽他們的夢裏，給他
們一宵的安慰」。

十一名敵俘從湘鄂前線解來，現在都是一家小旅店的客人。據說當天他們就要帶往
別處。那末，這短短 幾十分鐘裏，在晴天的山崗旁邊，我們這簡單的訪問該是一段烽
火中的插曲了。

不到一小時，警報解除。聽說敵機竄擾衡陽被我擊落兩架。敵機落在離衡陽二十

「讓我們也去追捕」！盟邦記者福爾門氏叫了起來。

聖約翰地方，敵機師與轟炸手沒有死還想逃命。正被我軍民追捕中。

「姆先生，你的感覺中也有新崗血了」？美國「時代」週報記者笑着問。

「這大概是你們傳染給我的了」。

中外輿論

向常德軍民致敬

毒藥國的同胞們，大家向保衛常德的英勇軍民致最崇高的致敬！

壯烈的常德保衛戰，是中日戰史上最出色的一頁，爭奪這一名城的苦鬥，迄今已進入了九天。倭寇挾雄師八萬之衆，完成四面包圍態勢，利用飛機大砲甚至毒氣，連續猛攻，自謂投鞭足以斷流，何難即時將常德這一彈丸之地拿下！但是，我最高統帥下令死守，進同留城民衆，大家都確遵命令，堅持不屈，以寡敵衆，以血肉作長城，繫硬寨，打死仗，每一條街道，每一寸土地，無不索取敵人重大的代價。巷戰之慘烈，爲淞滬戰役以來所僅見。現在常德的危機雖然還沒有渡過，但是這九天中我守城軍民所創造的軍事奇蹟所表現的英雄氣概，真可謂整震山岳，氣壯斗牛，必將昭垂史冊，千古不朽。

由於常德軍民的堅決守衛，侵略者爲着強佔一小塊中國土地，甚至單只爲着希望或企圖佔領這一小块中國土地，都要被追付出血流成河的代價。抗戰七年來，敵人一攻必克的神話是第一次被打破了。常德的英勇保衛者們已爲我全國軍民建立下來了光輝的

戰鬥模範，而這，就是我們將來戰勝倭寇的最好保證。

其次，我們的作戰條件存在着不少困難，但是我們的軍事計劃及其實施，却從來不會有過半點偷閒巧避的地方。我們雖然迫切地需要外援（而且不斷地有着外援），但是有時儘管感到外援的不夠，然而戰事的進行及綏敵的決心，仍然堅持不變，並且隨着時日的進展而愈趨堅決。這種精神，就是竭支持反侵略戰爭以至於最後勝利。

常德的土地，還在一寸一寸地來回拉鋸。這個城池的地位價值，應該用每一滴血每一秒鐘來計算。直到目前，我們還可說是危而不危，城廂雖已一片瓦礫，但守軍仍在堅持；澧沅兩流域我生力軍亦正絡繹開到，對寇軍完成合圍態勢。由慈利以至漢壽全綫敵軍偵側皆已遭受威脅。我們雖不能也不願在此時預測常德的命運，但我們認為局勢還不是絕對悲觀的。因此，更願湘鄂我軍以他們的犧牲精神為榜樣，迅速發揮威力，早解常德之圍。（錄屯溪敵綫日報）

常德之捷

湘北會戰，歷時逾兩星期，而常德城郊的保衛戰，堅持至一星期以上，現在敵寇已走上潰滅之路，我軍的光榮戰果，在擴大之中，全國各地民衆於鄂西湘北會戰的部隊，

特別是固守常德，浴血苦鬥將士紛致感勞，我們於敵致感勞之餘，更再申述我們對於這一英勇戰績的認識。

我們首先要指出我最高統帥對於這一會戰所決定的戰略，自始即持有全勝的把握，簡單的說不因爲敵軍暫居於「致敵而不致於敵」的地位，比及敵寇深入沅江的兩岸。於是我軍乃從邊縣從石門從慈利從桃源四點圍攻，使敵寇進退又據僅餘潰滅之一途，這次戰略的成功，我們本於常理常情已可以很明白看得出來。

我們更要指出，正確的戰略必有待於正解的戰術，纔可以達於成功，我鄂西湖北各路之戰士都能夠圓滿執行各自的任務，特別是常德的守軍，以少數的兵力冒猛烈炮火和殘酷的毒氣，兩度殲滅侵入城市之敵寇，終能保守陣地，突破重圍以與環攻敵寇的我軍相會合，更繼續完成掃蕩敵寇的任務，我們中國古代名將趙奢所謂「將勇者勝」，恰足以描寫我軍此次作戰的實情。

然而我們對於這一戰績的意義所見者，更不止於我軍戰績與戰術的成功，我們所特須表出者，在此一戰事對於敵寇所加的打擊，我們早已談過，日寇在鄂西湖北的蠢動，乃是日寇今日在此最焦灼的一階段之無可奈何的措置，他企圖從局部的戰鬥上取得侵我的勝利，以挽救他消沉的士氣和頹喪的民心，他要沖淡魁北克會議與莫斯科會議相繼成

功的彰響，他尤其要彌補他由於四國聯合宣言所受的致命傷痕，殊不知我們聯合國在日寇的屠圍，從海洋到大陸，從布魯維爾之戰，吉爾貝特島之戰，到湘北鄂西之戰，交相輝映，以光榮的尊貴，打破日寇自欺欺人的宣傳活動，這些事實要叫他知道，無論是島洋或是大陸，沒有一處不是他覆滅滅亡的場所，尤其是要叫他領略聯合國反侵略戰爭的烽火正在圍繞他的西週了。

今後我們要告訴後方的同胞，鄂西湘北之戰還沒有達到最後的結束，我們前方的將士還正在艱苦作戰之中，我們在慰勞他們之時，必須要加緊我們的工作，檢點我們的生計，使其為戰時的要求符合戰時的標準，尤其是配合前方作戰部隊而成為整個的戰鬥體。以與我聯合國各友邦共同努力爭取最後勝利，獲得永久的和平。簡錄福地中英日報。

慰勞戰士以安良心

這次抗戰，關係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醉生夢死的人，他也必然要注意到前方軍事的前進與勝敗。因為這不僅是國家民族的事，更是有關個人安危利害的事。這一個月來，報上登載着國內外的軍事，大概都是好消息。蘇聯在打勝仗，幾乎每天可以看到克復的地名；英美在打勝仗，義大利戰場陣無軍火進展，而空軍轟炸德國本土，柏林成

功的彰響，他尤其要彌補他由於四國聯合宣言所受的致命傷痕，殊不知我們聯合國在日寇的圍攻，從海洋到大陸，從布魯塞爾之戰，吉爾貝特島之戰，到湖北鄂西之戰，交相輝映，以充塞的導貫，打破日寇自欺欺人的宣傳活動，這些事實要叫他知道，無論是島洋或是大陸，沒有一處不是他覆滅滅亡的場所，尤其是要叫他領略聯合國反侵略戰爭的烽火正在圍繞他的西週了。

今後我們要告訴後方的同胞，鄂西湖北之戰還沒有達到最後的結束，我們前方的將士還正在艱苦作戰之中，我們在慰勞他們之時，必須要加緊我們的工作，檢點我們的生計，使其為戰時的要求符合戰時的標準，尤其是配合前方作戰部隊而成為整個的戰鬥體。以與我聯合國各友邦共同努力爭取最後勝利，獲得永久的和平。簡錄福地中英日報。

慰勞戰士以安良心

這次抗戰，關係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任何醉生夢死的人，他也必然要注意到前方軍事的前進與勝敗。因為這不僅是國家民族的事，更是有關個人安危利害的事。這一個月來，報上登載着國內外的重大事，大概都是好消息。蘇聯在打勝仗，幾乎每天可以看到克復的地名；英美在打勝仗，義大利戰場陣無軍火進展，而空軍轟炸德國本土，柏林成

善。戰事雖非自動退却，而是國軍一寸一寸血肉一把敵人打敗的。我軍委會發言人曾經講過：這次湘鄂戰役，敵人用兵之衆，爲武漢會戰以來所未有，戰鬥之烈，爲上海會戰以來所未有，可見這次戰役之不平凡。常德的爭奪戰是這次戰役的最高峯，敵人志在必得，我軍誓所必守，敢打出空前的硬仗。敵軍攻入常德之後，東京廣播會說：「常德之陷落，非但予日軍大開向長沙之路，且重慶之穀倉地帶亦歸於日軍手中，而湖南四川間之重要補給路遂被遮斷，故重慶所受之打擊至重且大。」敵人把常德說得如此重要，既經攻陷，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非但不會輕易放棄，所謂「予日軍大開向長沙之路」，可見敵人更有由常德進窺長沙之野心。又據長沙電：趙參謀長向中外記者觀戰團報告，「我軍於本月九日克復常德之後，十日敵軍反攻，敵軍復窺常德西北隅，十一日夜我軍復將敵擊退。」可見我軍克復常德之後，敵軍又復攻入而再被擊退，更可見敵軍的戀戰，而不是自行退却。現在敵人既被打得不得不退，就是敗了，所以我軍的戰果還要擴大。此次湘鄂之捷，是苦戰血戰，是硬仗勝仗。到現在，我們做報的人已可放心的說：「國軍大捷了！」這個大捷，是湘鄂戰士的戰績，而空軍配合作戰也有大功。我們感激湘鄂戰士，感勞湘鄂戰士，也應該同樣感激激空軍將士，感勞空軍戰士，而盟國空軍戰士助戰功高，也是我們所應該感激與慰勞！

湘鄂之捷，是國家的光榮，也是全國同胞的光榮。（節錄大公報）

美國各大報

（一）新奧爾良時報十二月十一日社論，稱頌常德會戰中我國軍隊之精神，並強調盟國及時援助之必要，以防止敵人奪取我國產米區域。

（二）美紐約時報十二月十九日社論，以「退出米倉」為題。該文首先檢討日軍前在湘鄂發動之攻勢，繼稱：日軍最近曾向長沙發動另一攻勢，但祇能進抵長沙西北九十里之常德，未逾該城一步。彼等雖將該城佔據，但不久即遭華軍擊退。日軍於常德四郊之激戰，及平澗北撤中損失士兵數千名，並遺棄大批輜重。美機會協助華軍反攻，日方雖一再使用毒氣，亦難挽其頹勢。東京承認華軍之抵抗堪為保衛上海戰役後最猛烈之一次。華軍此次或足以儘自「米倉」將敵逐退為滿足。據目前各種跡象以觀，可知規模較大之戰鬥已在醴陵中。據稱，華軍現距漢口尚不及三十里。宜昌方面日軍已失去若干外圍村莊。故亦為華軍所進攻。華軍如能將日軍自長江中游各據點逐退，則日軍在湖北之整個陣線，將有崩潰之虞。

（三）紐約前鋒論壇報十二月二十一日社論稱：自陳納德將軍發表談話，敘述日軍

進攻洞庭湖西產米區受阻之經過後，任河人均將深信此役確爲日軍犧牲最重之失敗。陳氏以其現在之地位，可確知事實之經過，其言亦至堪信賴。今後美國之短視觀察家對於此次日軍之失敗，當不能似其稱許以往諸役，而謂「日軍所向皆捷，獲得其所需之訓練及經驗，取其所欲取，毀其所欲毀，依照計畫從容退却。」陳納德將軍謂：日軍已不再能深入中國內地，此役至少可使所有關於中國軍隊力量薄弱及日軍可任意攻入中國內地之謊語，宣告平息。

（四）美國芝加哥太陽報評論：中國軍隊克復常德之意義，遠較戰役本身價值爲大。華軍於該區猛烈之戰役中，得能把握主動局勢，其意義非僅有關數百萬人民食米問題，亦可助長一般之士氣。此一戰役，對中國而言，足證其士兵之作戰能力；對其盟友而論，亦足證明中國確處於極大困難之中，猶能渡過難關，擊退敵人。

英國各大報

倫敦兩大著名日報十二月十三日刊載常德勝利消息，並特別強調華軍英勇作戰，使日軍直驅長沙之企圖，終被遏阻。新聞紀事報以首頁全版篇幅，登載該報特派採訪此日趨重要的中國前線消息之戰地記者蓋爾德所描寫之常德劇戰情形，其標題爲「中國飯碗

之戰」。蓋氏以長達四百字之指導，敘述常德戰役之始末，結語謂：外國觀察家咸視常德戰役爲中國重要之勝利。又倫敦「晤士報」社評，則讚美我軍克復常德：謂常德之勝利，殊令人興奮，並云：常德除爲糧食倉庫外，且具有戰略上之重要性，故無怪日軍之猛攻及中國軍隊之英勇抵抗。該報又謂：日軍進攻常德，不僅企圖擾此食糧倉庫，且欲囊括長沙。攻常德之勝利，已遏阻日軍第四次擷取長沙之企圖。日軍此次距離長沙，且較去年一月爲遠。該報謂日軍可能捲土重來，然前此諸役及常德之戰，已表示中國軍事長官稔知該區之重要性，遂固守此重要據點，使其屹立無恙。

大戰中的插曲

會戰特色

常德會戰（一）抗戰以來，在四面圍攻之下，固守各城，十六日之久，皆以此爲初次。（二）沅水兩岸，原防掃除匪難，開一血路，向敵陣鏖進，攻佔德口，衝至汽車兩站，是爲抗戰史創光榮偉大戰例。（三）沅水兩岸官兵，無不抱視死如歸，從容赴義之精神，以救援常德，其中成功成仁，各有千秋。然服從命令之徹底，達成任務之迅速，較以前各次會戰尤爲出色。（四）政工人員犧牲之重，奮鬥之苦，亦以此爲第一次。（五）空軍投送援濟，爲此次會戰中光榮創作。空軍出力次數之多，協助地面部隊作戰之勇，各方均極表贊意。

英雄列傳

常德保衛戰中守軍之英勇戰績，迄常德克復後，仍可隨處見於城垣內外，且流傳於民衆之間。蓋守城官兵以孤軍奮戰孤城，久而且苦，若于戰前，精神動人；傳言兵皆露人持一輕棉槍，在小西門打衝鋒，並衝入城內之敵軍退。效事兵林丞目，在平門於下炊

事起，十萬七戰，反手而勝。軍營敵軍獲官一員。一軍兵闖前營，在木星樓以竹竿投擲手榴彈，軍營高懸下刺挑之敵一小隊。上等兵吳文翰，在下南門潛伏，以機關消滅擁有不勇砲之敵一隊。班長劉雲，在大西門奪敵指揮刀，擊死敵指揮官。排長倪經華，在小西門長途砲擊部伴死，軍營衝入局內之敵十六人。連長何叔茂，身中兩槍，不退，猶在北門以彈藥之手槍當鐵錘，擊斃敵饅口小隊長。連長冉維鈞，在大西門城牆，彈盡援竭之際，以磚石當子彈，擊傷爬城之敵達二十人。營長張庭林，副團長孟旬武，在下南門作礮，所傷傷亡殆盡，陣地危迫，均先用拳術奪取敵手中武器，再以之還擊敵人。諸如此類壯烈故事，迄今滄吊常德戰報者，無不認爲抗戰中之奇蹟；而對守城陣亡官兵致其永恆無上之崇敬。

歸自常德猶有感奮

二十七天，六千餘里，讀了一首雄壯的史詩。常德是戰場，「我們的戰場是敵人的墳場」，不錯，某軍梁漢明軍長手撰的一支進行曲，題目正是我們抗戰的口號。

去月二十日下午，我們從峯山鋪，太子廟，薛家鋪，興隆街，經過這些光榮的村鎮，沿着已毀壞了的公路，到德山。

德山與常德，僅一江之隔，沅江，在這次常德會戰中有着它的「新聞價值」。在德山，我在野草枯樹叢中爬上烏嶺，褲子撕破了一塊，手背在樹枝上擦傷，但是，興奮不減。

敵兵愚妄

幾列一里多長的戰壕，曾經是敵人的陣地，壕中留着敵人的小東西，我發現了一串黑色的佛珠。——可憐的敵兵，只好把他們的信心放在無生命菩薩身上。記得，我們在桃源時，曾經和幾個敵俘談話，我問其中一個：「你們狂妄作侵略戰，官長們怎樣向你們解釋出征的意義呢？」他的回答是：「我們官長從不向我們解釋作戰的意義！」他們沒有信念，沒有意義，愚妄而可憐，那末，這一串串留在戰地佛珠該是十足代表着敵兵

歸自常德猶有感奮

二十七天，六千餘里，讀了一首雄壯的史詩。常德是戰場，「我們的戰場是敵人的墳場」，不錯，某軍梁漢明軍長手撰的一支進行曲，題目正是我們抗戰的口號。

去月二十日下午，我們從峯山鋪，太子廟，薛家鋪，興隆街，經過這些光榮的村鎮，沿着已毀壞了的公路，到德山。

德山與常德，僅一江之隔，沅江，在這次常德會戰中有着它的「新聞價值」。在德山，我在野草枯樹叢中爬上烏嶺，褲子撕破了一塊，手背在樹枝上擦傷，但是，興奮不減。

敵兵愚妄

幾列一里多長的戰壕，曾經是敵人的陣地，壕中留着敵人的小東西，我發現了一串黑色的佛珠。——可憐的敵兵，只好把他們的信心放在無生命菩薩身上。記得，我們在桃源時，曾經和幾個敵俘談話，我問其中一個：「你們狂妄作侵略戰，官長們怎樣向你們解釋出征的意義呢？」他的回答是：「我們官長從不向我們解釋作戰的意義！」他們沒有信念，沒有意義，愚妄而可憐，那末，這一串串留在戰地佛珠該是十足代表着敵兵

陪都拍賣業權威

七七
拍賣行

民生路八十八號

益
益

拍賣行

民生路六十六號

協安
利安
拍賣行

國泰戲院隔壁

請看 萬象周刊

向出 未版 股以 期來	目價刊本	百六廿月六年二卅國民於刊創刊本	
	百元半三	勸自劉 甫曉陳 人辦主	
	六十全年廿	物刊現新之忽突軍其部聯	出 每
	元年廿六	聞珍界世之妙為發活救綜	星 期
費十二期六	品作秀發之家名國全刊專	版 六	
在期一百十	論評威權之筆枕察察定約		
內二冊元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喋血常德（當代史料）

（每册售價國幣三十元）

編輯人 劉自勤

發行人 陳曉甫

出版者 萬象周刊社

承印所 德光印刷廠

總發行所 萬象周刊社

文化服務部

社址：重慶孫家巷九十三號（即蒼坪街口）

59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證忠岡字七十三號

劉自勤主編萬象叢書

新書預告

張恨水： 中應錄俠傳	盧前： 治報語舊	張恨水： 水滸人物論贊	趙超樞： 各國民族性	劉自勤： 妻
---------------	-------------	----------------	---------------	-----------

